

序

陸陸續續地化了半個月的功夫，總算完成了這一篇文字。這是顯然的自己修辭的技巧，並不是十分的高明；思想又是這樣的落後，時時暴露着青年的病態。的確，作者自己，現在也是在「失敗者」之列。

這是去年春間的事情，灰色的命運，在對着自己的生命加以襲擊，一切現象所感觸到的，那只有時代的苦悶。於是自己在寫着許多無名的東西，有時候朋友們也就給我拿去發表，然而那究竟是無謂的，因此我就隨時地給牠扯毀。而要寫這部稿子的動因，也就在那個時候了。

在那時我也確曾寫了幾頁，但是自己又感受着乏味，沒有十分的興趣，要想完成這全部的工作。終究地把這件事情擱置着了。後來自己又復把這部分稿子檢出，看看也還有點意思，於是就鼓足精神，一口氣把牠寫完。

我常是這樣想，自己不是一個知名的文學家，也沒有得着知名文學家的吹噓，現在的中國，到處還是充滿着偶像的觀念。在交互的讚美之下，許多的所謂文豪，會就是那樣生產的。而我不幸沒有這樣的機會，因此，這本書的不能轟動一時，那或者也是當然的結果。

「失敗者」終究是失敗罷了。

然而我却並不是因此悲觀的。有希望，而且要努力，猶如要求得那失望後的安慰一樣。

至關於書中的事實的話，我不願更加敘述，請讀者諸君自己去鑒賞吧！

一九二九，五，二三，作者寫於日本東京。

失敗者

—

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之某日，上行車開到C城的時候，已靠近黃昏。這時有一部分車上的搭客，都紛紛地挾着自己的行李，前擠後擁的從月台上走出車站。一股嘈雜的聲音，衝破全場沉悶的空氣，而形成煩燥和不安。

當着這許多搭客的裏面，夾着一位約莫有二十幾歲的女子，身容很瘦削，態度却又異常的沉默。穿一件黑色的旗袍，頭上戴着一頂絨帽。她是這樣一無所有地，除掉手中提着的一隻錢袋之外。從她那顯現着的蒼白的臉上看來，知道她已經失去一部分處女的姿態了。

當她跑出這車站外的廣場，人已逐漸的散去，一陣徹骨的北風，吹得人肌膚

欲裂，黃葉捲起蕭蕭的聲音，這就是暗示人以冬之來臨。衰弱而可憐的她，就在這時候進行着。

大雨方歇後的C城，天空總是這樣陰沉沉四週滿佈着渾沌的灰暗，夜幕已在張蓋着了，道路簡直泥濘得不能行走，沿這一條直通大街的路上，脚是要被泥陷入一寸多深的，異樣的困苦，人們都平均的感受着，然而她却還是勇敢地勇敢地沒有絲毫的退縮。

大街終於走到了，街車在兜攬着生意，高叫着「車子」「車子」令行人注意的聲音，是好像含了一種哀求的願望在裏面，那許多爲着生活所逼迫而凍得面孔都現着青色的車夫，還是赤着脚的在朔風之下奔走。他們現在所希冀的只是能夠拉到這一次今日算是最後的生意，就可以回到他們那貧民窟的安樂窩，去休息這一日間所奔跑的辛苦。

當她走到這熱鬧的場所，心中也就得着不少的安慰，她在感覺着這種泥濘的

道路上，終於有叫車子的必要——

『喂！黃包車！』她站在街角，向車夫招手。

『小姐！到那裏？』一個車夫急忙忙的把車子拉過來，

『真光中學去不去？』

『去的，去的，這裏坐——』那車夫把車墊拍了一拍，表示心滿意足的神情。

於是她就坐上車子，聽車夫拉向她所要去的地方。

街上的行人，雖然在這黃昏的時候，還是不斷地往來着，但却都是漠不相關的各自走各的前程，只惟有逢着一個標致的女郎走過去，那方始可以集中大家的注視點。

『是的，人與人之間總歸有一個濠溝的相隔！』她在這樣地歎息着。她似乎感
受着人生有無限的痛苦，在現在我們四處走去，總是到處碰釘子。自己雖是這樣
的努力；但所得到的仍舊是一無所有。所謂現在的社會，仍是不外乎『金錢』兩字

就可以包括一切，唉，還要再去講什麼！

她這樣低頭歎氣，車子却已經在真光中學的校門口停下，她跳下車來，付了車錢，然後在手提皮袋裏拿出一張自己的卡片，遞給號房，這樣的和他說：

『會錢南默先生！』

『啊！錢主任已經出去了。』號房誠懇地回答。

『那末，陸壬癸先生哩？』

『也同道出去的。』

『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不清楚，大概總就要回來的吧！』

她在這個時候，突然地感覺到些微的失望了，她自己獨自這樣想，爲什麼我來得這樣不巧，偏偏今天他們都走了出去。欲待不等他們吧，那末這樣的夜深時分，又往那裏去？而且我又是負有重要的使命來的，難道就可以這樣的置之不理。

這在事實上真是左右爲難喲。

北風是這樣的吹來，氣候是這樣的寒冷，夜幕已經張滿在大地之上，四圍現着黑漆漆的伸手看不見五指，在遠處屹立着一行枯葉已凋零的行道樹，襯着幾盞黝黯的燈光，驟顯得陰森和恐怖，這樣她站在這裏實覺得有一種難堪的景象。

『他們難道不回來了嗎？』她好等好久，自言自語地疑問。

『小姐！你可以先到錢主任的房裏坐着等候他們？』

『好的。』

於是校役帶她進去，穿過很長的走廊，經過課堂的門口，復經過學生寢室的窗下，一直到了最後的一進方才是錢南默君的臥房，校役把門開了讓她進去，復給她倒了茶，然後退出替她把門輕輕的虛掩。

一班中學的學生，看見在這樣夜深的時候，有一個女人走進他們這主任的臥室，這使他們都感覺着那樣的奇怪，在門口頭竊竊的私議着。她看見了這一種景

象，頓時憶起了自己以前在中學時代的一段可笑的歷史——

那時在她剛進女中學的時光，風禁還未十分的開通，學校裏除了學生的家屬之外，大概都禁止男賓的接見。而來接見的男人假令是一個青年，那更是爲全體同學所駭異的一件事。因此她有一次是她的阿弟來找她，爲了年齡上大家相差不多的緣故，致引起同學們紛紛的猜度，而確切的認定是她的戀人。在她阿弟走了之後，大家除了問短問長之外，還作爲短時期的談話的資料，這於她真是氣得來足足哭了一夜。

自從到了大學裏經過了男女同學之後，這界限方才稍稍的打破，但是總還有一條很深的裂痕，來橫在這男女兩性的中間，交談的中間，終是漠漠的拘着形跡，而矜持着一種不慣的臉孔，假使是你對於某一個人的接觸，稍爲親密了一點，他們就會疑神疑鬼的推測着某種的曖昧的關係上面來。

這難道就是中國人萬年不破的劣根性嗎；抑或是某時期的社會所給予他們的

影像哩？

二

一陣脚步的雜遝的聲音，逐漸的由遠而近，夾着了一股雜亂的笑語，好似一場酒筵方散的光景，門開後頭一個就是錢南默匆匆的跑進來，後面接着還有幾位，就連陸壬癸也在內。

『啊！慧中，對不起，勞你久等了！怎麼你今天也到這裏來？』

『我難道不應該來的嗎？』

『不——不過這是出于我的意料之外的吧啦。』南默現着過分的喜歡。

『你又爲什麼沒有信通知我哩？』他接着說。

『匆匆忙忙的誰不厭煩寫信！』

『唉！這樣冷的天氣，你來的真是難得！』南默這時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內心

的感激。你想像她還沒有吃晚飯，於是就吩咐校役，去叫了幾樣小菜，并且把火爐也燒了起來。

大家坐定了之後，南默給他們這樣介紹說：

『這位就是梅慧中女士。』

同時也向他們指着給慧中看，告訴她：一位是李植之先生；一位是吳敏先生；一位是陳明道先生。

大家重新地點着頭，些微的寒暄了幾句。這裏面向來自命爲交際家的陳明道，却現着一副滑稽的臉孔，特別地對她獻着殷勤，站在她的旁邊，細細地將她看了幾眼，似乎這是他對於女性所特別施與的恩惠。

話匣的開始，漸漸的轉到政治方面來——

『你們看現在的局面怎麼樣？』慧中有意地向大家徵求意見。

『我想這是很好的現象！』那位擅長交際的陳明道，急急地接着她說，好似

要引起她的注意底樣子。

『有什麼好現象哩，還不是和以前一樣！』一位素主冷靜的科學家吳敏，却抱了純旁觀的態度，來下一種斷語。

『唉！世道到如今，真是每况愈下了！』老先生李植之，在搖擺歎息。

『這樣的挂着慈善的招牌，而行着強盜的勾當的政治者，總不過是逐漸的致民於死地罷了。然而却還有一班盲目者在跟着他們的背後搖旗吶喊哩，可憐這班人都沒有睜開眼睛！』素來沉默的陸壬癸，今日却也氣烘烘的激動了他的感情。

『我想，這或者是一九〇五年之後的 Russia 吧！』南默歸結了一句。

『生在這樣的時代，真是很危險的，那血和淚的顯現，所給予我們的印象，已經太多而且太深了！』慧中亦重複的講了，並且表示着一些哀感。

『他們都是不善適合社會的環境底緣故。』明道在輕嘆地。

『是的環境——然而有幾個像你這樣聰明能適合環境的人哩？』南默有意地向明道譏笑。

『你也可以去做官了吧，這善於適應環境的人。』吳敏也好似向他尋開心。
『不是這樣說的；你要知道譬如像我們以前那位同事羅振西那樣下了獄，這倒是值得的嗎？』明道在自己辨釋。

『這又有什麼不值得哩？犧牲總歸是有代價的！除非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方才會說這種犧牲的沒有意義。』壬癸是這樣堅決的認定，而且意思之間是罵着明道。

『我的意思，倒是不要這樣犧牲的好！』明道却補足一句。

『那你如果自己甘心，情願去做一個忠實的走狗的話，我們又有誰可以挽留的哩？』壬癸也更加氣怒。

『而且你如果有個把標致的姊妹，進貢上去給那班貴人濶人們閒時的開心，

那你更可以高高的博得個裙帶的官兒做做。卽不然；也可以把自己的妻子，教會了灌迷湯的手術，去和那班大人先生們鬼混，總也是有益而無害的事情。」吳敏也輕言冷語的給明道開玩笑。

「你們的話總是這樣刺刺的，對女性面前而侮辱女性、這是道理嗎？」明道的話，是想挑動慧中的援助。

「那倒不要緊，各人有各人的志向，女性又不止我一個。」慧中却給他一個輕淡的過去。

「大家不要在感情上談話吧！我們總得要認清楚一個真理。」南默在向雙方勸止。

「對啦！」各人都表示着贊同。

談話終於無形的停止。

這時候已經將近半夜的光景，外面又復沙沙的落起雨來，打在殘敗的芭蕉葉

的上面，益歷歷的可以聽見聲音的淒涼。大家於是陸續的退出，房間裏除了王癸還坐在這裏之外；只剩着南默和慧中兩個人，這樣頓時空氣冷靜了下來。

三

錢南默本來是生長在一個中資產階級的队伍裏的青年，他今年不過是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當他開始的有一種意識力的辨別時，週圍的舊社會的毒燄，就時常的在他底面前照耀。而且亦想使他捲入這醉生夢死的漩渦。他的父親，也是一個很頑固的老者，對於新社會的潮流，簡直恨了刺骨，而尤其對於一般唯物主義的信仰者，更恨不得將他們殺了一個乾淨而後快。你想，他處在這樣的環境裏面，是多麼的難于應付，但是他却始終的還是做着和舊社會對壘的人物；雖然是有時候還脫不了小資產階級的惡習性。

他自從在一個大學裏畢了業，就終止對於學問的進取而傾向於社會的事業，

然而他在這幾年中間，幾乎是到處碰壁，這於他是感覺得怎樣的悲哀，因此他也曾萌過自殺的念頭，不過終於給理性克服了。

他在學校裏學的是法律，而他現在却對於法律深深地咒詛，說這是他們統治階級的保護符。他現在傾向文學；並且也嗜好吃酒，因為那樣可以解他無聊時候的煩悶，這都是使他的性情，在某時期會形成浪漫的原因。

他自己是很直爽的一個人，待人非常的率真，向來所做的事情，都是說做就做，心裏從不曾有些微的顧慮；因此有一班裝着假面具的偽善者，就時常的對他攻擊，不直他的爲人，然而他却並不因爲這樣而改變他那向來的面目。有一班朋友，知道了他的脾氣，於是，都和他表着非常的同情，大家在主觀上都不存一種勢利的念頭，這樣無形之中，他們的幾個朋友，不覺形成了一個小的集團，但是却並無一定的組織和作用。

思想使他吃了不少的虧，他曾因此而下獄；因此而失戀；因此而受着失業的

痛苦，和生活的顛倒。

現在總算勉強地在這裏做着訓育的主任。

這裏的教員，也分着兩派：一派是主張極端的改造主義者；而那一派却是主張漸進的社會改良。另外還有幾個，是毫無主見的糊塗虫。

他當然是極端的改造主義派的代表了。

他和慧中女士，是他的幾個朋友當中最好的一個。然而他們却純粹是思想上的結合；同時又是大學裏的同學，所以他們毫沒有性的間隔，來往在各人的面前。

這次的慧中之來，却是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的。

他們在大家散了之後，靜靜的坐在火爐的旁邊，一語不響的約莫有五分鐘之久，聽聽四圍都已經寂寞無聲，只有寒風吹着屋後的落葉，颯颯地響個不住，好似現出一種秋冬的蕭條景象。他們各自低了頭思索了一回，復互相的凝望着，現

出一種會心的微笑，輕輕的咳嗽了兩聲。南默又回轉頭去，看見房門還在開着，於是復輕步的走過去把牠掩上。

「啊！現在好了，你看，這班人真是會鬧得我頭痛！」南默覺得周旋了半天，精神上現着很厭煩。

「最近，你們當然比較的奢意。」慧中說。

「有什麼奢意哩，言論行動更是給他們拘束起來。我真是感覺得痛苦的不得了！」壬癸在向慧中伸訴。

「真的我連寫一點文字的機會都沒有。」南默也贊成壬癸的話。

「但是你要想到我們的許多同伴，他們在這樣的天寒的時候却在外面奔跑，你想那一種殮風飲雪的苦楚——」慧中一方面替人家辨護，一方面也好似爲自己訴苦。

「這當然；而且徹底說句話，那不是還有無數的飢寒交迫者在嗎？講起來他

們也是同胞；然而我們和他們比較，當然還有天堂和地獄的相差。」南默驟覺得他對於某種社會的同情。

「唉！這樣下去，怎麼可了？我想，將來總還要經過一次大大的流血，方始可以看見光明的實現。」王癸終於是現着激昂的神情。

「不要說將來；就是現在我們的同伴，已經在做着犧牲的開始了！」慧中說時感着恐怖。

「僥倖是我們，終于還是安心地在此處。」南默也不期然的把他那小資產階級的投機性，顯示了出來。

「但是我想還未可以樂觀——」王癸說。

「真的，我就是爲了這事到這裏來！」慧中低低的說。

「什麼，你就是爲了這事到這裏來的嗎？」南默突然的駭異。

「是的，」慧中肯定的再說了一句。

「你趕快講出，究竟又爲的什麼事情啦？」王癸異常焦急地。

「事情是這樣：以前我們在S埠的時候，不是和反動者做過一次極激烈的鬥爭的嗎？他們因此而受着莫大的創傷。因此他們也就異常地怨恨我們，以致形成了好像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他們早就想用着政治的力量，來對付我們，想致我們於死地，這當然你也記得的，我們就爲了這種關係而離開那個地方；而且你們也就權時的避到這裏，這真是已經怎樣的讓步了啊。然事他們却還是鎮日的來探聽我們的行踪，總想藉這種環境來做他們一個痛快的報復的機會，結果，他們是知道你們在這裏。」

「啊！這班東西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裏了嗎？」南默急急地問。

「不但如此；他們知道了之後，就馬上的到反動的軍政機關裏去告密——這事情幸虧被我們團體的在他那機關裏的眼線探到了，秘密的報告出來。因此我即刻的到這裏來，要和你們商量一個對付的方法！」慧中這樣連續的說。

『那又有什麼辦法哩，除了躲到另外的地方去之外？』壬癸憂慮似的。

『更有那個地方可以供我們的立足哩？』南默却這樣的感喟着，

『那難道就這樣的束手待縛了嗎？』壬癸好像忍耐不住。

『這當然是要想一條出路的？』慧中安慰他們。

『我現在真是想不到什麼出路？』南默現着頹唐的神情。

『不過我想，我是馬上就要到M地方去工作的，陳英奇也在那裏，我的意思壬癸就可以跟我到那邊去。至於你如果可以的話，能夠同道在一塊，那當然很好！否則；我們就再想辦法——』慧中說到末後，把眼睛注視着南默。

『不過那邊的人太多，不受人家注目的嗎？』南默在猶疑着。

『是的，我也是這樣的顧慮。』慧中說。

大家在這時候於是歸於靜默的思索之中。南默悄悄地把火爐裏加了一點煤，見那火光熔熔的上升，一股熱氣直逼到人的身上來，使人感受着一種如醉如癡的

倦態。他在這時確實有點昏亂了，自己忽然自言自語地：——

『哎！你這窮途末路的飄泊者喲！』

慧中怔視着；王癸悄悄地走出。

四

事情到了萬分困難的時候，總有一個適當解決的辦法。無論是環境怎樣的給你打擊；荆棘的佈滿週圍，然而我們相信終歸還有一條生路，給我們闖關了出去。

夜氣是這樣的銷沉；夜雨打在窗檻的玻璃上，發出那種淒其的響音，接觸着愁人的心弦，就好像奏出一種悲哀的別調，——這會使身受者更感到何種的可悲的滋味！

南默在這時候微微的恢復了他一點本來的意識。

『唉！慧中，我們總得要走向我們所應該走的道途！』南默這時心中真是有

無限的情緒的環繞。

「默弟！你安心些，我現在已經想到你權時安身的地方。」

「那是怎樣一個去處哩？」南默焦心的問。

「這是我的一個在以前中學裏很要好的同學，她住在F城的鄉下一個名叫竹葉村的地方——那兒離M地方是很近的。她家裏是F城有數的望族，父親是本鄉一個有名的紳士，名字就叫作杜千代。現在她還有兩個阿妹，和一個兄弟，意思是想請一個家庭教師，而苦于屢次都得不到一個適當的人，她在前幾天來信囑我給她代請一位，我還沒有答覆她——此刻我想你去是一件再好沒有的事情。」慧中這樣輕輕地說了。

「但是我想，這於我能夠信任的嗎？而且他們不答應又怎樣哩？」

「這大概都不成什麼問題的。」

「那末，在最短的時間內，又怎樣去通知她哩？」

「我想先給她一個電報；隨後就補寫一封快信。」

「唉！經濟又成了問題了，——」

「這化不了多少錢。」

「不特如此；就連路費也還沒有着落。」

「大概總共不到五十塊錢吧？」

「是的。唉！我想我在這裏當什麼撈什子的教員，一起不過八十塊錢一月的薪水，却要打了一個對折，淨着的四十塊錢，還要除去飯錢；自己還要用，到現
在一個月還不夠一個月的開銷。慧中！你想這種生活又怎麼過？」

「我相信我們將來總有一個比較好的境遇。慧中安慰他說。」

「那會是夢想吧？」

「不，這是實在的！」

「但是我們目前的經濟又怎樣解決哩？」

『待我明天想法去。明天我本來還要到旁的地方去一趟，兩天之內仍舊就要來的，你在這兩天之間，也可以收拾自己的東西；同時就可以向學校裏請了假。這樣在我來了之後，大家就可以同道走了。』

『兩天的時間，不太長了嗎？』

『不，我相信以現在這樣政治組織的散漫，一班舊官僚所把佔的機關之內，辦事情是決定沒有那樣迅速的！這比不得搜煙土捉賭博等等的會立刻就辦；因爲那確是有利可圖的喇！』

『如果是這樣；那就好了。唉！慧中，我真不知道我們將來是怎樣地一個結局？』

『我相信大地總有光明的一天！』

『慧中，你這樣的待我，安慰我，這又使我怎樣的感謝你哩！』

『默弟，你又何必要這樣說；只要我們以後能在同一的目標進行去，我們必

定能夠有得着幸福的時期。」

『但是我現在的靈魂，是過於飄渺不定了。』南默悲哀地將手伸過去，緊緊地握住慧中的手，精神上好像有異樣的變態，他突然地感覺到這手和手之間，好似有急促的熱血的交流。

『默弟！但願我們從今日以後——不，我們還是以革命做目標！』

是的，我們知道慧中確還是一個未嫁的處女，在舊道德的觀念上說，她還是很貞淑的。她的處境，她受那一種逆的環境的襲擊，使她不得不趨向于那反抗的革命的一條路。她極力的要想完成自己的事業，而少受家庭的拘束，因此使她不得不過着單獨的生活，終於是到這超過了結婚的年齡，而逐漸的消瘦下去。

違反於人類生存的原則，有時候內心也會發出些微的要求——這一種短期間的感情衝動，是誰都免不了的事實；但是結果終會被理智壓服了下去，這又是唯物主義者所獨有的信念。

『南默！你到那兒去了以後，你當得稍爲注意着自己的言論。』

『是的，從今後我將以冷靜的態度，來對待現在的社會——』

『不，你同時還應該以你固有的熱情，去努力未來的創造！』慧中始終確還是表示是一個勇敢者。

『大概東方的光明，不久就會達到了吧！』壬癸突如其來的從門外走裏來，接着就這樣說。

房間裏的兩人，唬了一跳，急忙的回過頭來，一看是壬癸，大家於是又重復的坐下。

『你們總是這樣樂觀的？』南默悻悻地說。

遠處的鷄鳴，一聲聲的不斷地傳來，似告人家已經將近天亮的時分。爐中的火也逐漸的熄去，——所給予我們的象徵，就是牠那剩下來幾堆的灰燼，而牠那固有的靈魂，已經給一場火光燒去。

大家無語地靜默着。

終於南默和壬癸去睡；讓慧中獨自的眠在南默的房裏。

五

一夜的南默，未會有片刻的閉眼。他本來是患着失眠症的人，自己只要是一過了睡眠的時間，就無論如何都再不能睡着；而且是一經兩個人的同床，那身體和身體接觸着的一種難堪的感覺，使他這腦筋敏銳的人更如何地感到異樣的苦悶。他於是在萬分不得已的時候，沉向于思索之中——

他先想到自己的家庭，現在在K城還是數一數二的人家，自己到現在還是做着地主的少爺。『那樣的享樂，爲什麼自己都不要？』這連他自己此刻都懷疑自己起來了。

是的，他有一次也曾回到自己的家中，家裏的人對他是多麼的歡迎，母親在

殺雞殺鴨的殷勤的叫他吃，父親也在向他篩酒，因為這是久出未歸的兒子的歸來。

幼年的朋友們，知道他這回來的消息，大家都來看望他，紛至沓來的弄得來門庭若市。他父親在當着大家的面前曾這樣說：

『只要我的南默不再出去，我願意把這付家當都讓他管理；一切我都不去過問。』

當時他的朋友們是怎樣地贊成着他父親的話，而且還和他說：

『南默！你想他是多麼的幸福喲。這樣高大的住宅，讓你住在裏面，可以找一個愛人，天天的打牌飲酒；更有那幾百畝良田的租息，供你使用，這是在現在的社會，人家連求都求不到的事情。』

南默聽了這段話，默然無語！

『而且，本地的事業，欲待振興的也很多，我們就可以成立了一個地方自治會，推舉你做本會的會長。在我們飲酒餘閒的時候，也可以把這許多事業辦一辦！』

「他們接着又這樣說。

南默在這時候真是感覺到痛苦得不得了『這一班醉生夢死的故鄉的青年，爲什麼尋不着可以與言的一個人！』他於是有無窮的歎息，想發出幾句牢騷；但終于抑制下去。

是的，這樣的故鄉，有那一種可以來供我們的留戀哩？我們要去贊美勞力的農民；而自己又是壓迫農民的一個。要去幫助農民來打倒地主，而自己却又是應該先行打倒的一個人。設使自己要實行自己的主張，而讓『耕者有田其』的話；那在這種社會組織還沒有變更的時期，自己的生活，又怎樣解決？這種種，一切的一切，是怎樣地使他對於故鄉的厭惡。

行爲與思想的矛盾；實質與精神的衝突；生命力與環境的接觸，使他最後發出了這樣的疑問：

『我們應該光大我們的生命哩；抑或是消滅我們的生命？』

於是他決定了決定了再去向他鄉飄泊；而不接受這故鄉微溫空氣的洗禮。

他想到這裏，自己又在咒詛自己：

『唉！現在他鄉飄泊的滋味也已經嘗夠了，然而我們生命力的光大，又在那裏？可憐只有這焦頭爛額的靈魂，還在跟隨着自己的軀殼！』

他於是再又想到自己在讀書的時代，還比較的快樂。然而自從到了大學裏之後，又讀什麼撈什子的法律，整日所看到的都是些保護那資本家的信條。

『去當走狗吧！否則，這種鳥東西，有什麼用？』他終于時常發出這樣的嗟歎。於是在他畢業的那一年，決定的把這許多講義，都燒毀淨盡，他看着這最後燒餘的紙灰還這樣說！

『願世界上不久的將來，就沒有你這東西的存在！』

這樣，他總算做了一次反抗。

『教書！』他最後又想到，『自己有多麼的學問，可以去當人家的教師？而

喲，教人家有了智識，還是叫他們去當資本家的走狗好哩？那會看見這樣活潑潑的青年，跳入火坑，這於自己的良心覺又不忍。那麼，叫他們去反抗去嗎？這在現在的教育當局又決不許，飯碗就會馬上的敲破，哎！自己受了智識的茶毒還不夠，現在却還要人家跟着自己入地獄，這真是不太殘忍了嗎？」

『是的，這會使他悔恨，悔恨現在沒有一條適當的道路可走。假令是宇宙間就像這樣再沒有黎明實現的時候，那倒可以大家同歸於盡！』

他於是更縹緲於夢寐之中？壬癸却早已呼呼的睡着。

第二天的早晨，他還是照常的辦事。只是一夜的失睡，臉孔更現着蒼白些。

他到校長那裏請了長假；同時關於教科的事情，就薦吳敏代理；訓育主任的職務却讓給李植之。

他復把行李收拾妥當，準備不日的首途。

一切都照舊；並無多大的變更。

只有壬癸却跟了慧中於早上先走了。

六

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這裏有一簇居民，風俗大都是很淳樸的。居民的職業，除掉種田的之外，還有許多打魚謀生的漁夫。他們一年到頭的全心力，都傾注於那田和海水的中間，而從這裏面去求得自己的溫飽。物質進化的觀念，在這大多數土著的腦筋裏，決不至於受着有絲毫的印象。

這的確還保存着中古時代的遺風的民族。

全村莊的週圍，都有一種天然的佈置：背面是依靠着一伏小小的山丘，山上一向栽植了些松杉和榆樹之類，整年的只是一班牧童的行樂場。從這山巔上四周的遠眺，可以看見一片茫無際涯的郊野，夾雜些參差不齊的皂木——這就是農民畢生心力所貫注的地方。在更遠的東方就是海濱，這裏有一個凸進的港灣，也就

是漁船停泊的所在。在那近旁我們更可以看見錯綜着的草棚三五，那不必說自然是漁夫的棲窩。他們那一種樂天派的生和滅，是和這世界上不會發生有多大的關係的。他們受着那『自然』的孕育，時常也會發出一種天然的歌調；然而他們並不是要想求得人家的鑒賞，而僅僅乎只要使自己得了發揮的滿足爲止。

大江順勢的流去，遠遠的環繞這村莊的東南而過，一直與海水相接，那點點浮在水面的帆影，在夕陽將下的時候反映着，益襯出這地方風景的柔美與自然。

村莊裏一百多戶的居民，在以前本來都是姓秦，只是到了近十年以來，因爲有許多外地人羨慕此地風景的優美；也就來卜居於此，而遷移到此地居住的大概都是有錢的人家，這樣；這村莊終於起了稍稍的變動；也可以看見幾所高大的房屋，和幾個鮮衣的人物。於是小學校也創辦了起來。

我們知道這就是F城的竹葉村。

他們這『竹葉』兩字的來源，也是很有意思的。在那不能記憶的若干年以前，

這裏本來是一片荒郊；就是那山丘也不過是一個微高的土墩，連老鷹也不會飛到過。後來有一個姓葉的客人，獨自的飄流到此地，就在此架了一間草棚，住在裏面，自己種種四週的荒地，足足供一個人一年的食糧。以後他就和那海邊上的漁戶，通了訊問，終下是他討了一個漁戶的女兒做了老婆，却生了四五個兒子。於是他希望葉家就這樣的發族下去，遂將這地方取名爲祝葉莊——好像是祝葉家興旺的意思。但是這開闢村的人終于逝世了，剩下來幾個兒子却都是不長進的歪胚，大的兩個去當兵吃糧，一直不知道陣亡在那裏？第三個是先天不足的廢人。只有第四個跟了他母親過活，并且也討了老婆，然而皇天不佑，終究沒有生下一個兒子，這葉家畢竟斷了宗。

那些海邊的漁戶，看見這裏已經無人居住，他們於是就坐享其利，大家紛紛的都搬到這裏來，地名也就依舊的沿襲着。又不知經過了幾年以後，住戶已經一天一天的增加起來，這裏面於是出了一個聰明的人兒，他感覺得這『祝葉莊』的祝

字不大好，他好像看見這莊外有一塊竹林，於是他要取「和竹一樣繁殖」的意思，就把「祝」字改爲「竹」字；同時又好像覺得這「莊」字不大十分妥洽，也就改作一個「村」字，這樣，「竹葉村」三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的確定了。

漁夫們的腦筋是這樣簡單的，那有不聽這聰明人的話，他們覺得這就是他們村莊裏唯一的聖人了。

現在我們走到村口，也還可以看見那一簇竹林的存在。

在這村莊的西南角上，有一幢五開間的樓房，門外栽着夾道的垂楊，正遮蔽着畫樓的一角，黑漆的牆門，已經受了日久的風吹雨灑而逐漸的褪了顏色。這時候大門呀的一聲，走出一個慈祥的老者來，年紀約莫有六十歲的光景，我們一見而就會知道是一個年老的紳士，而且是散閒着的一個人——這就是杜千代先生。

老年人的遷居在這裏，連今年已經足足有八個年頭了。他起初本來是在這裏築了一個別墅，預備在五六月裏的時候到這裏來避暑住的。後來都市的囂鬧，終

於使這老年人覺得厭煩了。他愛這裏的清靜，於是就把全家都搬到這裏來，這樣，這裏的別墅，就變作了常年的住宅。

老年人在每天的夕陽將下的時候，他總要到門外來散步一回的，今天他也正是照例的走到外面來，這於他是感覺到無上的樂趣。

他有三個女兒，大的名叫雪琴，今年二十五歲，因為擇婿過苛的緣故；現在還沒有嫁。第二個名叫夢琴，大概是二十左右的年紀。第三個名美琴，却只有十四歲。另外還有一個兒子，叫作小代，比美琴大了兩歲。這幾個子女當中只有他大的女兒，曾在外面受過中等的教育，其餘的從幼就在家裏只受老年人自己的教訓，這就是因為他愛惜子女的關係。

然而現在的老年人，終究是老了，精神已經不濟；他於是就想到請一個家庭教師的上面來。

這也是他大的女兒的劃策記得。她以前在中學時候的一個要好的朋友梅慧

中，現在已經在某大學裏面畢了業，她那許多同學的當中，一定有幾個很好的人材，這裏不管是男的是女的，總可以請她介紹一位，來作弟妹的教師，自己也可以乘此機會，同道補習。於是她就商得父親的同意，給慧中去了信。

這一天將近晚上的時分，老年人正在散步，忽從前面走來了一個下城的郵差，對老年人微微的點着首——

「杜先生！這裏有給杜小姐的一封快信。」郵差這樣說。

「勞力你，請你給他拿進去好了。」

郵差於是掠老年人的身邊而過，一直走進杜宅的裏面，少頃，郵差仍復走出；雪琴却跟了出來。

她走到老年人的跟前，這樣說：

「爸爸！現在慧中姊又來了一封信！」

「啊！那末她說的是什麼時候來哩？」

『大概是明天。她前次電報裏說的那位錢南默先生，也同來的。』

『那很好！不過他來的時候住的房間，已經給他預備好了沒有？』

『一切都預備好了。』

『這樣就好，我們待先生是應該客氣一點的。但是那南默和慧中又是怎樣認得的哩？』

『她這裏信上說，她和南默先生本來是同學，又是朋友。她知道南默先生的學問是很好的，現在又是做着真光中學的訓育主任，他羨慕這裏風景的優美，所以願意到這裏來。』

『這樣，不是倒屈就了。你去告訴弟妹們，以後先生來時，須得格外的留心些。』老年人說着，復望望野外的景致。

然後他緩步的踱進去了；雪靜悄悄的隨着。

七

晚飯以後，大家都坐在母親的房裏，姊妹們在閒談的時候，雪琴就這樣說：

『夢琴，慧中姊給我們代請的教員，明天大概就要到這裏了。』

『不要又是一位飯桶吧？』小阿妹美琴，笑嘻嘻的說着。

『那大概不至於——』雪琴好像很信任她朋友的樣子。

是的，杜家裏在不久以前，的確曾有一位他父親的朋友，給他們介紹過一個教員；但是來了一天終究就走了，那原因就是這位教員的國文程度，還不及這幾個學生的緣故，雖然是在大學裏畢了業。

小妹妹的記性真好，她是很願意拿這樣的話來取笑的。然而夢琴的性情就不同，所以她就這樣說：

『妹妹！我們再是第二個先生來了，切不可又像那樣開玩笑！』

『你沒有看見他的人，難道倒就有愛他的意思了嗎？』

『誰來和你講這種鬼話？』夢琴說了後，悻悻的走進自己的房裏。

「你這小丫頭總歡喜尋人家的開心。」雪琴等夢琴走後，這樣的和美琴說。

我們知道夢琴今年的年紀，早已經達到了某種的性的要求的程度，自己有時在獨自靜思，或許是受外界的一種誘惑的時候，也會感覺到那些微的性的苦悶。然而她的性情是這樣沉默的，她向來即是在姊妹們的面前，也不肯表示一點關於自己婚姻的意見；因此她也不願意姊妹們的爲這種問題而來和她開心。

然而那小妹妹美琴的態度却就絕對不同，她活潑而伶俐，並且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孩，她喜歡講笑，她并喜歡拿人家的短處，來作她笑話的資料。

在美的方面講，夢琴的確也是很美的。她那微帶長圓的臉龐，她那豐滿的肌肉，她那媚媚的眼睛，她那胭脂紅的嘴唇，她那笑時的兩個酒渦，和顯現出的一付整齊的牙齒，還有那長短適中的身材，與一種清脆而柔和的聲音，這一切都足以引起人家那一種深切的觀感來。

她喜歡繪畫；而且懂得畫中的三昧。她最擅長的，就是畫的牡丹與蝴蝶，這

於她自己是覺得很得意的。她又會做詩，并且別具一種新穎的格調。這些，都是她和別的姊妹們不同的地方。

同時她又是善於處理家務的一個人，從早上到晚上的雜事，她一件一件的做去，從不覺得心焦，她善於佈置，使整個的家庭，都好像趨於美術化，而她對於自己的房間，更弄得簡潔而幽靜，這又是因為是她的性格，素來喜歡是這樣的，而且她又善於烹飪，那在現在的時候，是更其不可多得的了。

此刻夢琴跑到自己的房裏，在她那細長的眉間，還含着一股未曾消釋的怒痕；但同時她又覺得自己的臉孔在發熱，於是她去對鏡照了一照，看見自己的兩頰，正現着緋紅的顏色，這使她自己也感到難為情起來。

她靜悄悄地躺在床上，一個人獨自的胡思亂想。又復起來走到檯邊，看見桌上正鋪着一張未畫完的牡丹，她隨手的拿起筆來，想隨手的給他描上兩筆，但終於不知從何處着手，只得把筆放下。又復走到房門口，倚靠了一回，聽見前面隱

隱的還有笑語的聲音，大家好似又在談論什麼，這使她自己在這裏更覺得異常的寂寞。但她却又爭着一口氣，不肯再到她們那聚集的地方去，於是又仍舊的回到床前坐下，口裏歎息着：

『哎，這一輩子的以後，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變象呢？』

她深切地幻想到自己的前途，終究有一種不可避免的黑暗障礙着。自己的年紀，是這樣大了，在這裏雖然是有那慈愛的父母的撫慰；和姊妹們的一種天真的聚樂，但結果各人之間，總覺到還有些微的隔膜；講話之間，仍有不能夠盡吐的苦衷。是的，這就以她和其餘姊妹們的性格而論，本也就有許多不同的差點。

現在她又想起了前天給那未來的先生所佈置的房間，還未十分的妥協，於是她悄悄地拿着自己房間裏的洋燈，走進那靠近左邊院落的空房裏去，她把一樣一樣的東西都重新的審視一番，她好像覺到這裏還欠缺了兩張椅子，那邊又少了一張籐榻，但同時却又覺得還有一件最要緊的東西，終於遺漏了。

『啊！那牆邊擺一架書櫥多好，我爲什麼都沒有想到？』她低低的自言自語地；復輕輕地退出來，最後在房外又向週圍細細的觀望一回，却這樣想：

『這裏終究是太寂寞了啊；然而一個人却正好在這樣的地方，求自己的學問。』她於是退了回來。

當她靜悄悄地經過她母親和姊妹們的房門口的時候，好像大家都已經沉在甜蜜的酣夢之中。

她於是又這樣的幻想：『唉！她們終究是幸福的喲！』

八

那一天的上午，大概離『冬至』不過是二十天的左右，天氣異常的寒冷；但是那冬季可愛的太陽，終究還是從東方的地平線上昇，突破了漲滿着低壓的雲霧，而透進人家的屋宇中來，使一個梳洗剛畢的女郎，還依靠着窗前深深地對牠顧盼

了一回，好似有一種依戀不捨的神情。

這時候杜宅外面的僕人，匆匆的跑進來，用一種很低的聲音……

『大小姐！那位易士成先生又來了。』

『啊！請他在外面等一等。』

『好的！』

僕人出去之後，雪琴匆忙的把自己的房間中，整理了一番，又把被頭摺疊整齊，並且重新的對鏡掠一掠自己的鬢髮，然後懶懶地走到外面來。

我們知道那位易士成本來也不是本鄉的人氏，世代都是在江北地方的一個村落裏居住，他移居到這裏來還不及兩年的功夫。

他今年大概是三十多歲的年紀，生得矮小的身材——這或許就是他一生唯一的缺憾。腦筋很頑固，而終於全世界永無他信念的一個人。說話的時候，帶一種自恃而尖銳的音調，極力的想促起人家的注意。然而這終究會使他失望的；就是

人家每每的太冷視他。

他以前本是雪琴的一個先生，他一向就喜歡雪琴，待雪琴非常之好，在他的思想中，無論如何雪琴總應該在自己的保護之下。他自己素來的自信力又很強，他認為這一定能夠達到目的，而且也就是自己一生無上的榮譽。他於是不顧一切，離開了自己的父母，而單獨的住在這裏。

他待雪琴的父母，那簡直再好沒有，天天的問暖問寒；時常的買這樣買那樣東西送給他吃。我們曉得有了年紀的人們，總是喜歡人家的奉承的，這於雪琴的父母也是一樣，這樣，士成天天的來會他的女兒，老年人不特不加以阻止；并且反認為應分的事情。

同時士成待雪琴的幾個弟妹，却也非常之好；但是他們却覺得這個人終究只會引起人家的討厭，因為他的態度很像一位剃頭師父的神氣。小妹妹是素來這樣頑皮慣了的，所以有一次在看見他來的時候，却這樣嘻笑的說着：

『我以為是一個剃頭老來了；原來却是易先生！』

然而他並不發氣，反而這樣說：

『真的嗎？你們假使願意我來替你們剪髮，那我就終身的做剃頭老也可以。』

這在雪琴倒覺得替他難為情而過意不去了，於是就罵了自己的阿妹兩聲。這樣，士成却實在覺得是非常的得意。

現在雪琴獨自的走到外面，看見士成默默的坐着，身上穿一件灰色的袍子，罩着黑的馬褂，帽子早已挂在壁上。他那種等得着急的神情，和他那副東望西望的眼睛，更襯着他那有意矯揉的臉孔，都可以使人大大的發笑。

然而他自己却是以爲自己是很漂亮的，雖是年紀已經達到了三十以上，而那雪花膏終於搽得能夠遮去嘴唇上的鬍根，大概是這樣，自己以爲人家就有許多不可及的地方。

他看見雪琴出來，就好像獲得寶貝似的，一股諂媚的微笑，很可以在他和雪琴點首的時候看出。

『你等得人好心焦喲！』他終於還是帶着笑說。

『對不起！我因為剛纔起身。』

『喲！你這樣起來得遲；我是每天五六點鐘就要起床的。』他好像表示自己是非常整飭的一個人。

『不，我也是因為昨夜看書看到太遲了，所以今早起身不覺得遲了一點。』雪琴也像煞為自己辯護的樣子。

『這倒難怪，不過你看的是什麼書？』

『是最近文壇的刊物。』

『唉！這些東西，真沒有看牠的必要，他們慣寫些什麼第四階級的文學。你看，將來總是有一天會把叫化子也當作聖人的時候！』

『然而我覺得人類是應該平等的——』

『阿！難道你也受了他們那種毒氣了嗎？』士成突然悻悻地抱了一種懷疑的神情；但同時却又想在雪琴的面前壓制着。

『這樣說，你倒願意以人類來壓迫人類的嗎？』

『當然，人類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這是千古不變的道理。』

『但是他們難道是生下來就有這樣區別的嗎？假令是你的父親，給你從幼就去種田的時候，你也難道會有這樣的智識而來唱這種高調的嗎？』

『這不是這樣講；因為我們的父親有錢，可以供給我們讀書，所以有今日這樣的地位；而他們沒有錢的人，那裏可以和有錢的人比較的哩？』

『這樣說，就可以知道並不是他們的先天不如你，不過你們有錢的人家，拿幾個臭錢就可以來壓服他們罷了。然而他們難道不會有一天也弄成有錢的時候的

嗎？」

「不過這並不是可以強求的。」

「你終究脫不了那一種爲命運所制服的頑固的頭腦，」雪琴笑着的說。

「我們又何必去說那些無謂的話哩；夢琴現在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啊？」

「她還不是在自己的房間裏！」

「最近，我看她幾次的看見我來，爲什麼連招呼都不招呼一聲兒？」

「那又曉得她爲的什麼——」

「你去叫她出來好不好？」

「這又何必去妨礙人家的用功哩？」

「不，我覺得她倒是很有出息的，不要看看書倒又弄得走入歧途去。」

「這樣，我本來要進去一趟，就叫她出來和你談談就得了。」

雪琴說了後，獨自的進去。

又復等了一刻的工夫，夢琴快快的走出來，和士成只微微的點點頭，一語不響地就坐在她阿姊剛纔坐過的地方。然而士成却搭訕着說：

「夢琴！你爲什麼這兩天總是對我這樣淡淡的哩？」

「我是一向是這樣的。」

「那難道我有什麼地方爲你所憎了嗎？」

「這真是笑話；我根本就沒有憎你的資格。」

「然而我是很歡喜你的——」

「請你不要講這種話吧。」她這時真是覺得出來的一趟爲多事。她想着姊姊的對於這種人，還是這樣的敷衍，將來總一定有一天還有更壞的現象，蘊藏着在這茫茫的背後。而且喲，父親又是這樣的贊成他，我真不知道將來是怎樣的一個結果。

她這樣默默地一言不發，一直等到她的阿姊出來爲止。

九

下午，杜宅的門口，停着兩頂轎子；和一担行李。這時候從轎子裏走出來兩個人——一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各自欠伸着，好似都覺得疲倦的神情，這大概是受了沿途的舟車的勞頓的緣故。

這男的穿着一套半新半舊的西裝，外面披一件長青色的大衣，臉孔非常的瘦削，一看去就知道是一個曾經飽嘗風霜的青年。腳上的皮鞋，因為多時的沒有擦油是終於沒有光彩了。

女的却穿着一件黑色的旗袍，臉孔微微的帶着蒼白。

這時杜宅的裏面，大家正聚在書房裏談話，易士成也在裏頭，大家正好似在推測客人的行程，忽報客人的轎子已經停在門外，這使老的小的都歡喜得了不得，急急忙忙的迎出來——

「啊！慧中，你倒這樣的不失信！」雪琴連忙搶上去，去和女客握手。

「這位就是南默先生嗎？」

「是的。」

於是大家擁擁擠擠的走到客堂裏坐下，大家重復的通了姓名。南默又拜謁了雪琴的父親。雪琴又把他和易士成介紹着。夢琴又叫僕人把南默的行李搬進她所預備好的房間裏。

談話的開始，又復繼續下去——

「南默先生，你肯這樣的屈就，這在我們真是覺到很……」
着笑的說着。

「笑話；我倒覺得這裏的风景很不錯，確是一個自己靜養的好地方。」

「如果你肯長期間的住在這裏，那我們更其要非常的歡迎！」雪琴又復斌媚

地說。

『多謝盛意！』南默只輕輕地講了一句。

做着半天傀儡的士成，只跟着人家這樣的那樣的敷衍，論他那一種固執而自傲的性情，本也不肯去招待南默的，但爲了要討好杜家的關係，只得和南默招呼着。現在他更想討得雪琴的歡喜；一方面又要顯顯自己的學問，所以就這樣說：

『南默君！你的教授經驗，大概一定是很豐富的了？』他問這句話的本意，原想南默向他請教的，然後他就可以搬出一大批以前的那些古董的經驗來。不料南默却如此回答：

『不，沒有什麼——』

這使他第一個畫策失敗了，於是他又接着說：

『南默君將來預備怎樣的分配他們的功課？』他意思這一次南默總回答不出的了，無論怎樣總非要請他指教不行；不料南默却又復冷冷地說：

『我是沒有絲毫的成見的，只有臨時再定——』

這樣真是使士成把自命不凡的態度，化作了氣沮；由氣沮而至於惱羞，終於一語不發地坐着了。

這裏慧中和雪琴却正談得起勁——

『我們多年不見，不覺你倒老了一點！』雪琴好似歎息着。

『然而你倒還好！』慧中隨意地說。

『哎！我們同是一樣的孤零者，有什麼好不好哩？我們的青春，都已逝去了！』雪琴這時突有無限的感喟。

『但是你的家庭是快樂的。』慧中這樣安慰着。

『這一點的確是我的幸福之處；然而或者也就是我的不幸之處，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倒沒有做事情的機會了。』

『你難道對於現在還覺得不滿足嗎？』

『有什麼可以使人家滿足的哩？』

『不，我想一個人一生，不過爲的衣食住的問題，所以要這樣勞碌；如果衣食住一滿足，那還有什麼可求？』

『如果照你這樣說，那人不是只做了物質的消費者了嗎？』

『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狹義的。然而社會上却只是爲了衣食住的分配不均而起了這樣的爭奪。』

『你這樣說不是又傾於社會思想去了嗎？但是我覺得這問題不過是社會問題的一種；否則，衣食足夠的人，爲什麼也還要再去談什麼改革的問題哩？』

『那他們不過爲某種的歷史偶像所激勵，而形成的一種英雄的觀念的結果罷了；真正的革命者却只有窮人。像他們有時候就會很容易地走向反革命的路上去的。』慧中這樣申說着。

老年人出來了，大家的談話，無形地中止。

老年人今天穿上一件半新不舊的皮袍，帶一頂遮風帽，鬚髮都已灰白，他開口就這樣說：

『今天兩位到來，恕我們招待不周；小孩兒們是不大懂得禮節的。』

『老伯何必要這樣客氣哩，我們都是直接間接的和雪琴同學。』慧中接着是這樣微笑着說了。

『話語雖是這等說；不過南默先生現在已經是小孩子們的教師，而你到這裏又是很難得的，我們總得應該盡一點地主之禮纔對啦。』同時他又對南默說：『錢先生的學問，小女已經告訴過我了，那是當然很好的；不過小孩兒們總得要給他管理得嚴厲一點。』

『將來還要全靠老丈的指導。』南默却謙虛地說。

『唉！年老的人，精神已經不濟了。』老年人搖頭歎息着

『那是老丈的客氣。』南默說。

『不，像你這樣年輕的時候，我也確實是努力地很想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然而時間是這樣的蹉跎過去了，到現在只留着這一個殘廢的身軀，年紀已經在垂暮的時分，事業究竟還是一無成就。』老年人這時不特歎息，而且感到悲哀了。

『爸爸總是要這樣發歎的，只要一有和他談得來的人來和他談話的時候。』雪琴媚笑的好似有意地打斷老年人的話頭。

『真的，老伯這樣的年紀，何必又去想那些過去的事情哩，這是太無謂了。

』慧中附和的說着。

話兒又轉過來了，老年人復這樣地問慧中說：

『慧中，你好像很久的時間，沒有到過這裏了？』

『是的，五年之前，我曾來過一趟。』

『你現在出嫁了沒有？』老人家好像關心地。

「我是不嫁的！」慧中說時却又現出差恥的神情。

「爸爸真是討厭，又歡喜問人家這種話。」雪琴也覺得同樣的難爲情。

「不，你們要曉得在現在年輕的時候，不嫁雖是沒有什麼痛苦；但是將來年紀一老，是會感到寂寞的，所以我主張還是嫁的好。」老年人好似拿出很有經驗的話來說了。

「然而這是各人有各人的自由。」雪琴又復巧妙地代朋友解釋着。

裏面已經兩次的催着吃晚飯，於是大家靜悄悄地走進餐室裏去。

士成也終究給他們留着做了一次陪客。

十

南默的臥房，就在她們書房的隔壁。這一間舊式的房間，早已佈置得很妥貼，四面用純潔的宣紙糊得煥然一新，靠朝南的窗檻上，都配了一色的玻璃。這樣，

從外面的光線射進來，覺得有異樣的明亮。

南默在晚飯後由小代領導走進這間房間裏來，突然的感到有一陣幽香，透進自己的鼻官，這使他形成了一種神秘的意味，他於是這樣想：

『這是那裏來的香氣喲！』

然而他終於把這一刹那的幻想，制服下去。他靜悄悄地把自己的箱子打開，拿了幾樣日常所用的東西，放在桌上；又復拿出幾本新的文學書，擺在那書櫥的第二格裏；然後再拿出一本詩稿，和一部未完的文藝創作，慎重地放進當中的抽屜；同時就在牆上安放着一張自己的照像。這樣，就算事情已經十分的妥貼。

南默睡在自己剛纔鋪好的床上之後，他原想好好的休息一下自己的精神；但是這勞苦以後失眠的病症，又在這時候發現，終究地反來覆去的睡不着。於是想到這一次短時間的旅行似地生活，使他增加了無限的樂趣。他想到這一次慧中對自己種種維護的情形，——好像慈母的愛護自己的兒子一樣。他又想到兩個人這

一次在路上的情投意洽，在過去從不曾享受過有一樣的溫存。同時他又想到在真光中學的匆匆出走和一種說不出的苦況，這些，都使他感覺到一種生命的波動。

「唉！本來我可以好好地安分在家裏，耕種自己的田地，然而——」

田彼南山，

蕪穢不治；

種一頃豈，

落而爲糞；

這人間，這人間，又有什麼地方，可以供我們的立足？」

他於是於是終於的流淚了。

「是的，現在暫且在這裏，這却又不是適應自己的環境，自己不願意敷衍的人，要和他敷衍；自己不願意和他講話的人，還是要和他講話，結果，總是落得一個不討好。這一種痛苦，又有什麼人可以明瞭？」

『而且呀，現在的人類，現在的社會，現在的法律，現在的政治，這一切，又是怎樣地使他們抱着悲觀的！』

他於是更加的悲感着。

他又重新地憶起今日晚上大家敘餐時候的印象，——

『那個忘八，他真是知道什麼，我想他簡直連一本書都沒有讀過；然而自己却還要這樣大吹大擂的高談濶論。哎！天下最可惡的是這種人！尤其是當他盲目的批評一切，而完全的不根據事實或某種的真理的時候。』

本來他知道什麼叫做真理哩？那鸚鵡學着人類的語言的樣子；他也是這樣地學着罷了。可憐，他終於還是中國人！』

『陳腐的頭腦；流氓的腔調，一種血和淚所給於他們的愉快。如果中國的青年都是這樣，那我們只有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了。』

『然而我相信中國總有復旦的一天！』

南默想到這裏，自己終究表示是一個勝利者；於是在甜蜜和安慰的當中，微笑地走入了夢境。

這晚上的慧中，是和雪琴同床。

她們在未睡之先，在雪琴的房裏，却也作這樣的談話——

「慧中，你這樣的奔波，難道不覺得疲勞？」雪琴代她憂愁着。

「不，我是在決定了做我應該做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在這裏多住兩天的嗎？」

「唉！事實不答應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哩？」

「然而慧姊，你以後就這樣不再來了嗎？」稚氣的美琴，很擔憂的問。

「不，我還是可以來的。」慧中安慰她。

「我明天跟你去好不好？」夢琴好像有感觸地。

「那不特你的父母不允許；即是你自己，難道也願意離開了你這幸福的家庭

的嗎？」

「哎！說什麼幸福，大家同樣的處在這暮氣沉沉的環境中，那裏還有一些兒感覺到生趣？而且我們更其是被剝奪着兩重自由的人，這牢籠真是不曉得那一日能夠打得破啲？幸福！這不過引我們入牢籠的釣餌罷了。我們現在應該要走向那新的生路！」夢琴憤憤的說着。

「但是我們現在總得要等待一個時機的到來的。」慧中說。
大家於是沉靜了幾分鐘。

「事情是這樣，我主張各人都去發展自己的個性，而不受某種的環境的拘束。」雪琴繼續着露出不偏不倚的態度。

「然而人家要壓迫你那又有什麼辦法哩？」慧中復悲哀地說。

「那只有反抗！」十六歲的小代，這樣地表示着勇敢。

「不過他們是有鎗的啦！」

「那我們也有刀！」小代更稔氣地做着手勢。

大家不禁哈哈地笑着。

「你這未來的中國的創造者喲；你這民族的靈魂喲！」慧中等大家散了之後，還是這樣的幻想。

十一

過了二天，南默於慧中走後，然後就開始授課。在事先南默也曾仔細的攷慮過：究竟要教些什麼東西，方才能夠把時間敷衍過去？這答案使他大大底失望的，就是竟找不出一本適當的書本可教。

「自己學的是法律；而所歡喜的是文藝，在自己的內生命上，已經就形成了科學與文學的交戰，弄得來時常徘徊於歧路。而現在在這兩者之中，是不是有一樣可以作她們的教材，還是個問題。這樣一種滑稽的教師，真是連自己也和自己

尋開心。」

「而且喲，三個人以年齡的不同，智識程度自然就有差異，那又非個別教育不可，這樣的錯綜複雜，恐怕自己也要被弄進在五里霧之中，而莫名其妙。」

於是他只得又這樣安慰自己：「聽他吧，到臨時再作道理。」

這一天南默讓各人都在書房裏坐定之後，然後自己也慢慢的走過來，看見雪琴也在座，就微微的點了首，即在他們給自己所擺好的一張寫字檯前坐下。於是就這樣開口的問着大家：「你們要我教的是什麼？」

這裏面美琴就說：「我要請先生教我做詩。」

而小代却說：「我要先生談一點淺近的政治。」

但夢琴的主張，却又要他講一點革命的文藝。

這樣，在南默的心裏，雖覺得不免麻煩了一點，但是幸虧自己在這些上頭，還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些，這使自己感覺到確也是一種巧遇。

於是他就這樣說：『我來挨次的教給你們好了！』

然而年輕而活潑的小代，却只是迫不及待，他頭一個主張，就要先生先教他的關於政治問題，南默只得的答應着。

這就是他所講的政治的一段——

『是的，政治這樣東西，確是比較的討厭；因為他的整個是活的，是動的，而不是一種死的東西。現在我們要觀察政治，就要先找出自己政治主張的立足點所在，然後再在這裏找出關於這方與對方的政治環境來，這樣就可以從某事的發生而推測他將來的結果。同時，自己如果是一個政治家的話，那也就可以運用靈妙的手腕，來造成他自己的一個機會。現在譬如說：「甲方要和乙方作戰。我們如果是站在甲方的，那我們就先要明瞭自己軍隊的實力，戰地的形勢，和作戰計劃的是否完密，指揮的能否統一；同時還要知道和軍事有密切的如財政等等的虛實。這樣，再去考查乙方的各種情形，然後就可以知道將來的誰勝誰敗。」不過

這裏面還有一件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國民心理的向背。我們知道現在報紙的宣傳，是不十分可靠的，論是的未必是；論非的未必非。猶如他們認為是匪黨的不一定是匪黨；而自命為革命者的，倒或許正是剝削民衆的一個人；因此，自己沒有真確的眼光，決尋不出一條相當的出路的——』

南默講完了這段話後，却用眼睛對大家瞟視了一遍，於是他做着這樣的結論：

『現在的為政者，頭一件本事，就是禁止人家的講話；第二件就是找幾個姨太太發洩自己的性慾；第三件却就是加稅刮地皮。然而他們的面子上却是要敷衍民衆的；而且還要粉飾着什麼「天下太平」。不過我們民衆怎麼肯來接受他的欺騙哩？除掉少數的幾個他們的走狗之外。你只要想想一個人自己所受的痛苦，還有不知道的嗎？於是我們可以看見，在現在的環境裏面，就這樣地蘊藏着蘊藏着會有一次激烈鬥爭的大爆發，結果是把那血的犧牲，去換得一個真的光明時代的實

現爲止。』

南默這時候言時帶着某種的恐怖和憤激的語調，終於大家休息了一下。時鐘是這樣報了十二點。

到了下半年，南默又接着給她們講詩——

『講起詩來，我們的腦筋中，就往往會浮上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所謂爲什麼才有這詩的發生？這問題並不是怎樣難於解答的。我們知道在我們每當苦悶的時候，心中至少總想發着幾句牢騷；在我們每當快樂的時候，心中却就不期然的會發出一種愉快的歌聲，這牢騷，這歌聲，如果我們把他用一種有韻或無韻的短的文字寫出來，而包含着某時期生命的象徵的，就是詩。』

詩是有生命的；同時也離不了某期現實生活的一幕。所以在現在這樣苦悶緊張的時期，那一種花叻，月叻，等等美麗的詩語，已經要束之高閣了，我們是要努力地走向那種未來的創造的社會裏面去。

我們在苦悶的時候想吶喊。但是被一種舊社會的勢力所包襲着的，我們却看見了那血和淚的飛濺，我們在這裏要想寫出一些關於那殘忍的凶暴的情形，我們就可以看見下列的一段：

血與雪

呵呵，樅呵，你騷擾着什麼呢？

一邊守護着古舊的白棺

警官

地主

教士們

吃着喝着殘酷地遊散着的Russia呵，

深奧的森林，不知邊際的曠野呵，

不幸的貧窮的Russia呵，

孤獨的赤貧呵，

飢餓的運命呵，

青空呵，

密林呵，

憂愁呵，

烏拉爾，頓，烏思休格底，

地保呵，森林的路呵，

伏爾瓦的自由呵，呵加的平和呵，

貧窮的依慈巴的煙呵，

你是被樹皮縫合，

被用堅實的麻繩細縛，

被鞭抽，被打得顛倒，

被用鉋周圍削刮。

你在吹雪的咆哮之下

從克里米亞到千古的冰海裂開爲二了，

無邊際的雪的覆布

美的貂皮一般廣蓋着。

是夜了，

大砲幽幽地轟擊，

空中映染着夕照，

聖堂的頭頂，

熔熱的金似地滴着，

工場如古城一般——

被包在煙與火的渦捲裏，

墓穴一般的窒悶，

光明的日是不能看見了。

地平線的黑的丘上，

火一般的血在注流

陰鬱的夕靄

吞沒着瀕死的呻吟聲，

「誰都不容赦——」

你聽到惡意的笑聲嗎？……」

在被破壞的堡壘上，

掃抹去血一般的雪，

「同志呵！我們是失敗了……」

但是你爲什麼哭泣，哭泣什麼？」

塗着血的穀粒

火似地生長起來了。

血一般的焰

將穀粒貪婪的吃，

我們聽到自由的消息了，

我們的復仇

連無心的石頭也叫醒了，

我們將往西伯利亞，往牢獄去，

我們將往雪之中，吹雪之中去，

但是我們的路是光明

我們的目標是準確的。

——烏拉濟密爾·基里洛夫，葉譯。

「我們看完了這首詩，總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很像現在底中國的情形喲？」
南默最後這樣的說着。

然而一九一七年以後的他們，終究發出一種愉快的歌聲了，他們於是在那種
陶醉的心緒裏，這樣的歌着；

破壞成就，

我們將努力，將奮發——

用集團的思想之犁，

我們將耕掘處女地開墾處女地，

比天國更高貴，比太陽更美麗——

我們將陶醉在奇異的歡喜裏。

——莎陀菲耶夫，葉譯。

『我們在這兩首詩裏面，就可以看出一種憤激和愉快的調子的不同；但是我們歸納起來講，他們那一種生命力的偉大的表現，却的確是一樣的，不過他們在形式上或者不免粗糙了一點。』南默又是這樣的批評着。

『總之，談到革命的文藝，那純粹是注重於思想。文字的奇巧；修辭的美麗，以及談談那春花秋月的文章，這都是受資本家所豢養的文人的玩意兒，在現在都早已應該放進應該去的地方去了。』

我們要講，只管大胆地講，把我們的心緒，赤裸裸地寫出，而完成那種全部生命力的偉大。

從下層羣衆的呼聲，傳進我們的耳鼓，而激動我們的心弦；然後再由我們心弦上傳到我們的筆尖，而奔放在這純潔的紙上，映入普遍民衆的眼簾，更奏入他的心弦，於是反響出一種雄壯的激昂的歌調，激成全世界的反抗。這就是現在的革命文學。』

南默今天確是好像如醉如狂地，講了一大批。講的時候，夢琴靜悄悄地聽着，簡直覺得津津有味，雪琴也異常的注意地，雖然她並不是在受業範圍中的一個人。兩個小弟妹，因為內心裏還沒有生活的壓迫，所以南默講的還不十分的明瞭；但是四隻眼睛，却的確望着他們這位先生，而感覺得他這樣侃侃而談的有趣。時間是這樣的消逝了。

十二

冬至的早晨，天空突然的落着一場大雪，屋頂上差不多已經積了有五六寸厚，却還是繼續的落着。

這時南默剛剛的起床，洗了臉，雪琴却已經自己端進來一碗蓮子羹。并且催着南默快些吃，她說着恐怕冷却。

她看見南默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少，只是披了一件大衣，她於是用手去在他

的身上，撫摸了一下，就這樣輕輕地說：

『你爲什麼穿得這樣的單薄哩？這樣的天氣，凍出毛病來，真不是玩的！』

『不要緊，我是向來受慣了寒冷的人。』

『不，那不過是你在外面的時候，沒有人照顧的緣故；現在你既然在這裏，難道還可以使你受凍嗎？』她言時復向南默身上注視一下，『你看，你裏頭連線衫都沒着，這樣大冷天，假使一有差遲，叫人家看了，怎麼——』她說到這裏臉上突現緋紅地，她感覺得自己言語的造次了，於是急忙地轉口，『你想，叫我們怎麼對得起慧姊！』

『這是你多慮了。』南默微笑着。

現在你稍爲用些點心，也就能夠暖和些，讓我去去就來——』雪琴一面說；一面走出來，她自己心裏想：

『這樣的一個人，真是很難得喲！態度雖不免有時帶着激昂些；然而有時候

却是很溫和的。唉！我願意——」她這時心頭的小鹿，驟然突突地跳動着。

「唉！自己的幸福，未免太渺茫了。」她一面想，一面走進自己的房間裏，看見自己床上一件自己未着的線衫，她就悄悄地拿起，自己復凝神了一回，覺得這是很不錯的，然後小心翼翼地用報紙包好，輕輕地復走到南默的房間裏。

「默兄！這裏有一件我的線衫，你拿去暫時的穿一穿！」她態度是帶着羞恥而斌媚地。

「這怎麼可以哩？」南默突現驚慌的神情。

「自己的人，又有什麼關係！」雪琴好似又表示得更親密。

「本來，我也有一件舊的——」南默像在追憶着往事一樣。

「現在哩？」雪琴露出試探的口氣。

「還不是放在箱子裏，我現在是不要穿牠了。唉！我每每開到箱子的時候，一看見這件東西，就使我覺得討厭——」

「那不好給牠丟掉的嗎？」

「然而喲，這真是好像雞肋——」

「但是現在——」

「你說的現在有了新的，就可以不必再去想那件舊的了嗎？」

「這不一定是這樣——」雪琴微微地現着一股巧笑。

「唉！人事的變遷，真是不能預料的啦？」南默繼續的却歎息着。

兩個人這時各各的感得有一種不能互吐的衷曲；而尤其在南默的心頭，跳動

得很利害，——他想：

「哎！這樣一個已經成熟了的處女喲！」

「然而自己的前途，却是滿障着黑暗——」

正在這傾刻靜默的當兒，突然美琴和夢琴笑盈盈的跑進來，在夢琴的眼光中，

却好像知道他們的秘密似的，於是就這樣淺笑地說：

「先生！你今天忘掉上課了嗎；抑或有旁的緣故哩？」

「不，不，我因為今天起身得遲了一點——」

「然而我想此刻還是請先生帶我們看雪景去的好，上課實在太沒有趣味了，美琴這樣的提議着。」

「那我簡直二萬四千分的贊成！」小代穿着短衣，也突然底嘻笑地跑進來接着就這樣說。

「你們總是這樣頑皮的。」雪琴批評着，語氣之間，帶着雙關。

「我可不負這頑皮的責任。」夢琴也有意的申辯。

「不必再講旁的話吧；今天就算去賞雪景。不過也總得要擇一個適當的地點去逛才對的喇！」南默這樣正經地說。

「好的，我們就到江邊去！」小代急忙地主張着。

「那又有什麼意思哩？還不如到我們這村後的山上，在那兒倒可以瞭望遠

際；而且那山上的景致，又是很不錯的。」夢琴也正經地說。

大家於是都一致的贊同着。

『坐車去哩；跑路去哩？』南默又復徵求大家的意見。

『我想，這裏有一種小車子，我們還是坐小車子去吧！』雪琴首先說着。

『然而我是主張跑路的。』小代說。

『我也是這樣——』美琴附和小代的話說。

『這總不十分妥當；還是大家坐車子去吧！』南默好像最後的決定。

於是雪琴就吩咐僕人，去叫幾輛小車。這裏大家退出來，讓南默穿好衣服，

然後回到客廳上，等待小車子，一方面叫人到裏面去請示父親。

却在這時候，士成冒雪的跑了來，大家看見他，心裏都厭煩地；但嘴裏却又

說不出。最後，還是美琴這樣說：

『易先生，今天對不起，我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奉陪了！』

『爲什麼？』

『因爲我們要和錢先生看雪景去。』

『那很好，我也同去。』不知趣的士成，就要勉強的擠在裏面。

『不過車子恐怕是不夠了！』雪琴也似有意地拒絕他。

『不要緊，那我就和你跑路——』士成更現着鄙笑地。

『誰又叫你早不來，遲不來——』雪琴又這樣的埋怨。

『正是要這樣纔覺得有趣啦所謂碰巧！』士成又有一種愉快的精神。

『僕人的車子已經叫進來三輛，大家正在很難分配的時候，忽然父親出來說，他因爲天氣很冷，不願意出去，就讓大家跟着先生去逛好了。這樣却巧空了一個位子，士成就交運的補了缺。』

這一類古式的獨輪小車，每輛只可以坐着兩個人，而且兩邊的重力，是要差不多相等的才行。這裏面南默和士成本來應該同車的；但是在各人的心裏，都感

得不願意。而夢琴却又是無論如何都不肯和士成同坐；於是士成就被擠去和雪琴同車。復因為輕重相仿的緣故，夢琴就坐在南默的車上，兩個小弟弟，却又坐在另外的一輛，這樣，車子就前前後後的向着目的地進發。

十三

在鄉村的小路上，身子緩緩曲曲的走去，南默的手和腳雖都凍得僵硬，而精神却微微地感到興奮，他理想着一種野人時代的生活；他理想着一種載了愛人逃避山林的樂趣，他又想到那城市的囂鬧和鄉村的逍遙；同時他又感到造物創造的偉大，和人類生命的須臾，他此刻真是把這些細細的咀嚼着而有無窮的滋味。

前面的雪琴，時時的回轉頭來，好似有些不放心南默和夢琴的樣子，而且又恐怕南默受着委曲；所以在她的表情上，確是屢次的現着嫉媚地。同時士成也時常的注意後頭，不過在他的眼光裏，却是注意夢琴的態度。

然而南默與夢琴，只是默默地坐着，表示得很自然。

車子將近山腳的時候，一陣北風刮來，冷得徹骨，南默把頭微微地一縮，口裏這樣的說着：

『好冷喲！』

『你的衣服的確也穿得太少了；不過今天阿姊給你的那一件線衫，你穿上去沒有哩？』夢琴輕妙地說。

『然而——然而——』南默格格地講不出口。

『不要說，她待你種種的情形，我是完全知道的。』

『不過我的心却始終是這樣，你知道那會猶如石沉大海裏的無消息的喲！』

『這樣說那難道她對你是徒勞的嗎？』

『我終究地感到她對我沒有什麼；你看，她是已經這樣的被人家所愛的一個人——』南默把手指在前面，這頃刻正是雪琴和士成把臂輕談，交頭接耳的態度

異常親密的時候。

『你說阿姊是會嫁給他的嗎？那恐怕未必——』

『但是我想是有幾分可能的。』

『這不必再去談吧！』夢琴斜睨南默一眼。

『是的，前面不是已經到那目的地了嗎？』南默用手指着。

『對啦！』夢琴微微地點着頭。

『這山真是過於低了，我那邊比這個高出一千倍的也有囉！』

『那不是很難爬上去的嗎？』夢琴稚氣地問。

『然而我們做强盜的時候，是很可以適用的。』南默尋開心似的說。

兩人現出一縷會心的微笑。

車子突然的停住，大家知道已經到了山脚，於是各各的走下車來，活潑的小代却頭一個跳下，不料踏了一個空，害得他跌了一交，原來雪已經積了足足的有七

八寸厚。滿地好像鋪了地錦似的。南默去把他摔起，只見他滿頭滿身的都是染着雪，大家一陣哈哈的笑起來，小代自己覺得很難為情地就連忙的跑向前面去。

山路是這樣高低不平地而且順滑，雪琴的腳上穿着皮鞋；身上又復披着大衣，所以爬着山路的時候，真是覺得不了地異常的費力，她此刻好像怨恨今天不該跑到此地來。她看見南默只先着她一兩步，她就輕輕的叫了一聲，南默止住脚回轉頭來，她就馬上的上去攀在南默的肩上，要南默扶住她爬上山巔。

前面的美琴撫笑了，她是活潑而有意地；後面的士成，却又現着滿面的怒氣，雪琴在這羞恥和好似含有某種侮辱的中間，臉孔緋紅地把手離去了南默。

走在南默前兩步的夢琴，驀地裏爲石子所絆，向前撲去，待南默剛去扶她的時候，她却早已站起來。兩個人的手和手，倒不期然的緊緊地互握了一下，四隻眼睛，偶而的交望着，各人都看到對方的臉孔是微赤地；自己的心臟是在跳動了。

小代的脚步真快，他早已跑到山頂，回頭來叫着大家，好像表示他已得到勝利的樣子，大家於是也就魚貫的上去。

山上連一塊坐的地方都沒有，只有一片大的石頭，小代已經把雪掃去，本來預備給他的先生坐的，却不料被雪琴佔了去；士成也連忙地依傍着她坐下，其餘的人，只得站着，這使小代失望了。

雪景是這樣的優美——從這山巔上望出去，那一片無邊際的郊野，早已顯現得一片白茫茫的含有無上的純潔的色彩，田隴裏的無數枯樹的枝上，逗遛着點點的雪；好像方從樹上開着朶朶的花。遠處的一簇長青的竹林，在雪光的反映下，更顯得他的蒼翠，使人增加了一種無限的幽趣。山谿中耐冷的松樹，雖然是受着寒雪的覆壓，不免現着些蒼老的神情；但他的針葉還是青青地支持着，不屈服地，以待那春天的到來，他始終是有傲慢的姿態。田野之間，已經分不出你我的界限；窮人的灰色的屋頂的草棚，也給牠塗上了一層白瓷的光彩，顯現出這宇宙的

普惠而大公無私。村莊的裏面却間或有一縷縷的青煙，從那黯澹的煙囪中透出來。

遠望長江，江水好似已經靜止着而中輟他流動的工作。漁家的船隻，早已靠攏岸沿，漁夫們也靜靜地大概躲在茅舍裏不得不享受他幾天的清福，這樣，全宇宙都猶如含着的一種神秘的啓示，而襯出他那靜觀的狀態。只是間或有一二個帶笠披蓑衣的農人，在這冰天雪窖的當中，在野間往來的走去，滿身却都散着雪花，這使我們想像到那古代野處的風味來。

「畫中人；人中畫。」今天的確是一幅絕妙的畫圖！

「唉！你這可憐的農民們，你種田只是讓人家去享福，那你又何必要這樣的辛苦哩？連這種冷天，都不肯休息一下。」南默瞭望着田野，低微地發慨。

「這真是猶如在沙漠中的旅行者啊！我們那窮途飄泊的伴侶喲！」

十四

今天的小代，格外的抖擻精神，一忽兒功夫，已經做好了一個雪人，他要南默給牠題一個名字，南默就說這就名爲『偉人』吧，因爲他又大又壯，看起來像煞有介事，很像一個偉人的模樣；雖其實還不過是銀樣蠟鎗頭，只是『虛有其名』，然而我們要管他做甚哩，還不是這樣確定罷了。

『對啦！就名爲『偉人』吧』。雪琴附和着。

『你們也太看輕偉人了！』士成却極力的反對。

『那又有什麼關係哩，他們儘管做他們的偉人；我們在這裏講兩句，難道與他的身分，有什麼妨礙？』雪琴分辯着。

『我是不管那許多鳥賬的，我就把他題這兩個字好了——』小代也笑嘻嘻的說着並且走開去。

美琴在幫助着小代做雪人；夢琴却默默的站着瞭望野外的景致，心中若有所思；而口裏又在微微的呻吟。

北風是這樣的吹來，吹得人的肌膚欲裂，雖然是拉起大衣的領襟；也抵擋不住那寒氣的侵入。硬僵的兩隻腳，血好像已經在那兒停止流動，並且是局部的脫離軀體的關係。

『回去吧！』雪琴向大家提議。

『好的！』大家一齊的答應着，於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山來，在路上小代牽住

了南默說：

『我那個雪人，如果在晚上給人家看了，那就會嚇殺哩！』

『那你爲什麼不把他抱回來？』夢琴接上去微笑地說。

『我是不要的；你要，倒忘記了就送給你。』

『我又要來做什麼？』

『那可以作你的——伴侶。』小代笑嘻嘻地。

『放屁！』夢琴想伸手打他，小代却早已跑到前面去。

『那你如果不要那雪人作伴侶；你就可以找這——』小代再回頭轉來，頑皮似的說。『你們看——』他又指着更後面的雪琴。

這時的雪琴，正因為下山怕着滑脚，所以一路的士成扶着地走；不料給小代一說，倒不覺難為情起來，於是就這樣的罵着：

『你這沒出息的孩子！』

『哼！不知道誰是沒出息？你們女人家做事，總慣會偷偷摸摸的，給人家一搶白，於是就會從惱羞中而裝出正經來，開口就是咒詛人家。那裏像我們要說就說；要做就做，多爽快！沒出息，你們才是沒出息哩！』小代帶着一種譏笑的口吻這樣講。

『南默君！你聽，怎麼你會教出這樣的學生來？』雪琴好像無法對小代，却

想尋南默來陪罪。

「有其師方有其徒！」士成也好像代雪琴出氣，同時也有意地罵南默。

「哈哈！小孩子拿他有什麼辦法哩？」南默只做沒有聽見士成的話。

「自己的阿弟不習調；那裏能夠去評人家的教師好壞！」夢琴却聽清楚他們的話，有意無意地給南默分辯着。

「呀！你現在倒教出一位替你抱不平的學生來了！」雪琴微微譏笑似地然而還是和南默說。

「誰又是替先生抱不平？自己兩個人才是在那裏——一唱一和哩！」夢琴說到末後，聲音稍低，幾乎至於聽不出。

「你們真是好沒道理，」冤各有主；債各有頭，「你們不去找小代算賬，却是和不相關的人空鬧！」美琴也好似在批評；也好似在勸解。

大家只得微微的靜默了一下。

前面的小代，又在大聲的叫着：『我已先到山脚了！』這又是給他奪了去一次錦標。

大家於是又跟到了這停車的地方，南默却這樣的提議着：『主張大家跑路，讓車夫空車拉回去。』這話首先贊成的就是小代和美琴；而夢琴却也默認，雪琴和士成沒法，只得跟着大家跑。

轉灣抹角的已經到了村外有一簇竹林的地方，這蒼翠的顏色，實在過於引起人家的雅興，南默等大家通過竹林的時候，他心中好似有一種深切的波動，於是他從袋裏拿出一把小刀來，就在那一根潛伏在雪裏的竹幹上，鐫着這樣的一句話：

『我和你都是那未來的創造者！』

他剛剛想在下面刻上姓名，不料已被雪琴回頭看見，連忙地跑過來問，『做什麼？』南默急急地放下刀來，意思是不想給雪琴曉得，然而雪琴已經瞧得清楚，

她於是也拿着南默的刀，在另外的一根竹幹上鐫着：『傲骨無雙』四個字，下面並刻着『杜雪琴題。』

大家看見他們兩個人站在這裏，於是都跑了攏來，瞧見竹幹上的字，都感到異常的有趣，因此美琴也來題四個字：

『秀色可餐！』

同時小代却在一株的竹幹上寫着：

『莫作偉人！』

他的腦筋中確還浮動着剛纔先生和他所講的話；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士成却也鐫了『真正傲骨無雙』一句。

只有夢琴一個人默默地好似在想像什麼，呆呆的立着，一聲不響地，大家催促她題她也不題，這樣，大家只得離開了這個地方，向前走去，夢琴却又復故意的落後。她等大家走得較遠的時候，然後回轉身來，靜悄悄地就在南默所鐫的那

根竹幹上，在背面刻着這樣的一句：

『我願和你這創造者而長存！』

事情是做得這樣巧妙，大家都沒有曉得；只除了一個南默曾加以注意之外。

終於是在北風迎面吹來的方向，大家走入了杜宅。

十五

過了幾天的一個晚上，杜家新來了一個客人，這人約莫有三十多歲的年紀，臉孔生得異常的薰黑；身材却並不十分的短小，講起話來，帶着一種粗而躁的音調，使人稍稍的會引起一些厭煩的心緒；然而他的態度却很爽直，而且確也是很勇敢的一個人，我們從他那所着的灰色的短衣服上面看來，就可以知道那並不是智識階級一濫的人物。

他和杜家本來是姨表之親，千代的夫人就是他母親的姊妹。爲了路程的遠，

隔，貧富的懸殊，他們兩家的不相往來，差不多足足有兩年的長久了，這又是因為他自從前年起做了競新工廠的工頭，在職務上亦簡直不容他有一天可以抽閒的緣故。

今天他到這裏來在老年的千代夫婦看來，當然是很歡喜的，所以千代就特地吩咐家人，多燒兩樣菜蔬，同時又向南默這樣介紹着：

『這就是我內人姊妹的兒子，名字叫作伍覺。』在老年人這樣的介紹，自己的心裏，當然是很滿意的，但是在南默的心頭上，却顯示着有一種討厭的情緒，他覺得這樣濃眉濶口的人，明明是一個粗暴的俗物，簡直沒有和他要講什麼話的必要，所以這時候他好像是傲慢地只微微的和伍覺點了頭。

大家將近吃夜飯的時候，士成又微笑地從外面進來，他好像有一種得意的神情，他看見在座的這樣一個工人打扮的人物，更其沒有攔在眼睛裏，連頭也不點一個。他只和南默打了一個招呼，就問老年人，『雪琴在裏面嗎？』却巧這時

候雪琴出來叫大家吃飯，於是大家就挨次進去，士成也就跟了進來。主人叫士成陪着吃酒，士成也就老實不客氣的坐下去，大家隨便的吃了幾杯之後，主人是這樣殷勤地，把一樣一樣的菜蔬，都夾些給伍覺；而那士成却在高談濶論了，他提高着嗓子這樣說：

『今天我看見了下城的報紙上登載着一段新聞，前日又在城外的附近，捉着了一個亂黨，從他的身畔，搜出了許多傳單，都是在煽動農民暴動的文字。哎！你想這班東西，真是多麼的大胆，連自己的性命，都當作兒戲，我真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夠把他們弄得乾淨啊？』

『實在依照我說起來，現今政府的這種大屠殺政策，也還不是一個完善的辦法；因為靠這種捉拿，屠殺，是不能了事的，而且人的思想，是絕對不能一致的啦，有守舊自然就有激進，如果現在守舊的對那激進的用這樣殘忍的手段，一天一天的進逼不已；那末，將來有一次在激進者得了政權的時候，豈不是也要以你

守舊者的法則，『請君入甕』，這難道不是守舊者自取滅亡之道？並且喲，社會的進步，總是要靠那些激進者的推動而成功的，如果沒有那班激進者，那末這種暮氣沉沉的中國，不是不久就會到了滅亡的地步的嗎？所以我的意思，倒以為是頂好用另外的方法，去應付這班激進者，而免除他們的軌外行動，這才是對的。』中和的雪琴，這樣的說着。

『不，不，現在還沒有到那種時期，簡直非屠殺不行，你要曉得他們現在真是愈鬧愈利害了，再這樣的弄下去，我們有錢的人，真會達到沒有飯吃的時候。』士成這樣堅決地補足他剛纔的語氣。

『但是你也曾經想到那貧苦的人沒有哩？』南默輕輕地譏諷。

『這真是笑話，他們沒有錢與我們什麼相干？』士成也好似讖視地。

『不過你們享福而他們吃苦——』南默又微微地表示着。

『這更其不成話，我們有錢的人，自然應該享福；誰又叫他們沒有錢而自己

討苦吃，我們又沒有剝削他們的——」

『什麼，沒有剝削他們的嗎？』伍覺突然地用一種粗躁的聲音說着。

『當然，他們這班生成的賤骨頭——』士成更把喉嚨提高來。

『叫什麼賤骨頭，只有你們才是賤骨頭哩！你們終日的只依賴着窮人生活，當你吃飯的時候，這米難道不是農民種出來的嗎？當你穿衣的時候，這布難道不是工人製造出來的嗎？你們資本家，拿着工人的汗血所製成的東西，去賣給人家而賺到整千整萬的財產，你們地主去從農民頭上剝奪來的租息，到現在你們衣充食足，總算可以享受了，然而你們也不記記你們的恩主，他們是給你種田，做工，使你這樣潤綽；使你不至再受凍餓，你試想假使沒有他們的時候——』伍覺這樣激昂的說着。

『不得了，不得了，這簡直是過激的言論！』士成氣憤地。

『——而且，你們現在還要養那一班走狗，去利用他們的那許多僱傭的軍

隊，來對付你們的恩主，加以過激的重罪，而爽快地殺戮，到如今我們同志受了你們殺害的，不知道有多多少少！唉！假令是我們的農民們，工友們，聯合起來，作一次總的罷工，那我相信你們馬上就會凍煞餓煞。你們這班可憐蟲喲，請睜開眼睛，來看我們這天國的創造吧！在那兒就是你們歿日的開始。」

「這，這，這真是危險，非馬上報告公安局不行！」士成氣得臉孔上青一陣紅一陣，咬牙切齒地。

「公安局，公安局，你們所靠為保障的就是這個；然而我却並不怕的。哎！你這種東西——社會上的蟊賊，讓我來先解決了你，以免去社會的弊害，來，我同你去到公安局裏去吧！」伍覺突然地站起來，作伸手狀，滿面的怒氣，好像就要打士成的樣子，幸虧被雨默一拉，方重複坐下。

這面士成却現着驚慌的神情，口裏說：「去：去：去：；」而脚下却已癱軟着不能立起來，還是雪琴在遮住他的身子；所以伍覺沒有近得他的身來。結果，

仍是老年人這樣的調解說：

『你們少年人，講話總是這樣勇氣勃勃的，弄弄就衝突；一衝突就要動手動腳，非弄到一場沒趣不止，這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們講話的時候，大家儘管那樣嘻嘻笑笑的講着，意見不對，那就不要講就得了，又何必到這樣的到了用武的地步哩？』老年人講的時候，復微微的搖着頭。

『對啦，我向來亦是這樣的主張，「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又何必勉強的把我們的道理，去灌到人家的腦筋裏去哩？所以今天你們兩位雖都有道理；但未免都過火了些。』雪琴這樣附和着父親的話。

『然而士成君却的確太看輕人家了，自己有幾個錢，爲什麼要向人家去擺架子哩？你曉得有許多人就會毫不稀罕那撈什子的叻！』南默說着，同時自己心中也好似驕傲地。

『南默君，你難道還要編排我的不是嗎？』士成真像乞憐一樣。

『不過我的意思是這樣——』南默又復伸說着。

『那你們難道是一邱之貉嗎？』士成從羞恥裏又帶氣憤地。

『你這人真是好不識抬舉，動不動就會含血噴人，自己連自己的錯處都不知，還要錯怪人家，我相信你總會有一天要吃着人家的虧的時候，你只要我即使和他是一邱之貉又是怎麼哩？』南默這時也感到憤怒的神情。

『南默君！你也不必講了，此刻士成君的腦子，一定很紛亂的，我們只當是原諒他吧！』雪琴又復婉轉的說着。

大家於是逐漸的靜默下來。

只有夢琴和兩個小弟弟，站在他們母親的背後，看着聽着，一直等到大家散了為止。

是夜，將近十點鐘的時候，南默獨自的靜悄悄地坐在自己房間裏靠書桌的旁邊，默然的正好像在幻想着什麼？自己的腦筋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擾動，大概是受了某種刺激的結果。突然地雪琴從門外掩進來，輕輕的脚步聲，簡直是使南默沒有覺得，她低步的走到南默的身邊，凝神在注視着南默的態度，同時却用手在他的背上輕巧地拍了一下；並且低聲的叫着：

『南默君，你在想像什麼？』

南默給她這樣的一拍，驀地裏吃了一個驚嚇，呆呆地凝視着雪琴，半晌說不出話來，後來勉強地這樣吞吐地說：

『你又來做甚哩，在這樣夜深的時分？』

雪琴被他一語提醒着，也就臉孔紅紅地，好像非常難爲情的樣子；而且感覺到自己這樣舉動的冒昧。

『我，我不過想來通知你一件事——』她故意莊重地說。

「多謝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因為今天晚上士成說，他就要去報告公安局——雪琴言時，有意裝出極嚴重的神情。南默聽着她的話也露出些微的驚慌態度，微帶着不自在；但後來却這樣說：

「那又怕他做什麼哩？讓他們有鎗階級者來捉我們去好了。」

「不過事情總不會是這樣簡單的啦；因為我已經再三的和他說，他也就作爲罷論了。我想剛纔我也有許多對你不起的地方，所以特地也來向你陪罪；」

「笑話！這和你又沒有什麼關係。」

「是的，士成那人，的確是討厭極了，常是這樣的任着性子對人家，我每每的要說他兩句，他也只當做耳邊風。我想，他是總有一日會記到我們勸他的好處的時候——」

「這種人我們真是根本沒有和他談話的必要。不過，不過他現在不是正在想

着你的念頭嗎？」南默說到末後帶着微笑地。

『誰又和你講這種不三不四的話來？我想男人家真沒有一個好人的。』雪琴帶着嬌癡地說。

『那末，究竟還有旁的的事情沒有？』

『我想，明天叫伍覺回去，以免再起衝突——』

『這又管我什麼事情哩？』

『同時，同時也請你以後不要再和這種人辯論——』

『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他不來找到我就得了，我是決計不去先尋他的談話的
啦！』

『這真不錯：而且我想，你們那樣激烈的辯論起來，也會傷了自己的元氣，這真是不值得的一件事，就連我的心裏，也覺得很難受的啊！』雪琴說到後頭，又覺得有了語病，臉上復現着微赤。

『是的，你這樣的體貼我，使我非常的感激；不過你的心中難道也不去想想士成君那方面的嗎？他是恐怕你給人家奪了去；所以他才時常的這樣和我爭論啊！』南默復故意的帶着譏笑地。

『你總喜歡講這個，下次可是不答應你了。你看，夜不是已經深了嗎？大家大概都正在睡得甜蜜的時候了，你應得也要睡了吧？』雪琴好似試探南默的口氣，態度是格外嫵媚地。

『對的，我此刻感到非常的困倦！』

『好，那我現在就走了——』雪琴又好像現出異常失望的神情，立起身來南默送她到門口，雪琴復回轉頭來說：

『這裏週圍冷清清地，你一個人睡在這裏，倒不覺得孤單嗎？』

『那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南默這樣說着。

雪琴於是靜悄悄地走進裏面去，但是走到不到十來步路的地方，突然的有一個

黑影，往旁邊一閃，這時夜裏既沒有月亮，又沒有星光，漆黑黑的簡直看不清楚是什麼。雪琴經這一唬，馬上的跑了轉來，口裏叫：

『不得了，有鬼！有鬼！』

幸虧南默剛脫去大衣，還沒有睡覺，於是復開了門讓她進來，看見雪琴的臉上，唬得鐵青，就問她：究竟是什麼一回事？雪琴倚在南默的身上，頭靠住在南默的肩膀，弄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後來她才緩緩地說：

『喲！外面有鬼！』

『那是你的眼看花了。』南默安慰地說。

『不不，那的確的，你看我此時的心頭，還在跳動得很利害哩？』她說時拉着南默的右手襯在自己的胸部上，表示她說話的真實。

南默突然的受着這一種處女的肉感的引誘；同時聞着她的那一股幽暗的香氣，使他在這誘惑之中變了些微常態。當他的手放在雪琴的胸部上面時，覺得她

那一對已經發育得很豐滿的乳峯，柔綿而帶有彈性地含着異樣的神秘，他好似受着那催眠一樣，輕輕地在着她的胸部，撫摩了一週。這時雪琴也不言不語地，一任他這樣的嘗試着，而好似接受着他這種安慰一樣。但是瞬轉兒南默又復馬上的醒悟過來，終究地把手放下；並且繼續着說：

「我看，你還是放胆回進去吧！」

「南默！我怕——」

「那我送你進去——」

「這樣是再好沒有了。」

於是兩個人走出房門，把門輕輕地帶上，南默一直送雪琴到了她自己的房間裏，方才回轉來，却看見自己的房門，已經開着了，南默也不以為意，總當作被風吹開了的，到了床前，看見床上的被頭，又已經攤好，這使他現着很驚慌的神情，不知道什麼人已經進來過，他於是掌了燈在各處仔細的照了一遍，却是毫無

蹤跡，只得仍復關了門獨自睡覺，而心中終究是疑疑惑惑地沒有得到一個適當的解決。

夜已闌，這時候彷彿在夢琴的房中，還有一盞燈火在閃爍着。

十七

翌晨，南默聽到時鐘方報五下的晨光，即刻翻身起來，他緩步的踱到院外，呼吸新鮮的空氣，精神不覺清爽了許多。他默默地走來走去，在回憶着昨日晚上的事情；同時復攷慮到今天的教材，最後他又這樣的歎息着：

『你這自命爲時代的創造者啊，你終究地現在還是過着灰色的生活！自己的偉大，又在那裏？』

他於是感覺到悲哀了。獨自靜坐在一塊石板上，仰面的觀着天空，數着流雲的過去；而想像到宇宙的神秘。

忽然的有人在他的背後輕輕地拍了一下，南默驚慌得急忙回過頭來，一看知是伍覺，他於是好像面有愠色的——

「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唬人哩？」他莊嚴地說。

「南默君，很對不起！但是請恕我這無意的舉動。」伍覺還是用他那一種粗暴的語調；然而聲音却稍低。

「本來倒沒有什麼——」南默復轉過口來。

「我想，你在這裏總很快樂的吧？」伍覺也順口地說。

「喲！你這話又是從那裏講起的哩？」南默此時現出驚疑的神色。

「這也就是這樣講講罷了；但是你比起他們那幾個做工作的朋友，當然是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你曉得他們是怎樣地在餐風飲露，勞碌奔波喲！」伍覺說時帶着誠懇地。

「你說的又是什麼人哩？」南默故示鎮定着。

「英奇，壬癸，你難道不認識他的嗎？」

「這你又是怎麼曉得的？」南默還現着懷疑的神情。

「因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他們時常的和我談起——」

「唉！他們的確是努力；我現在真是太墮落了。」南默於是歎息着。

「是的，他們還問我這兒認識不認識，我告訴他們，我和這裏杜家還有親戚的關係；所以他們就派我到這裏來，探聽你近來的消息。」

「旁的還有什麼沒有哩？」

「——同時，他們還叫我徵求你的意見，可否在最近的期間，參加我們的一次幹部會議，以討論我們的一個重要計劃？」

「哎！我現在對於團體，已經長久的不發生關係了，怎樣的知道這內部的情形哩？而且你曉得這裏的事情，又且簡直一天都離開不了的，這又是使我多麼的爲難！」

「難道不可以向主人請一兩天假的嗎？」

「然而我覺得這幾個青年的光陰，爲我而受這樣的犧牲，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哈哈！像你這種顧慮，真是太無謂了。」伍覺狂笑着。南默沉思無言。

「而且我看雪琴和你不是很要好的嗎？你何不就去和她商量，我想她一定能夠給你一個很滿意的答覆的。」

「你說的是叫我問她以請假的事情嗎？」南默這時好似又回憶到昨夜。

「這當然——」伍覺聲明着。

「不過時間又是在那一天哩？」

「我想頂好你是後天下半天來城！我在下午五點鐘的時候到東門來候你，我們就同道到M地方去，那兒離城裏，不過是十里路的光景，我們就到他們那兒再吃晚飯也總來得及吧？」

『好的，讓我去商量一下或者這樣做就是了。』南默一方面點着頭。

太陽已經逐漸的上昇，顯見得和暖而可愛，雖在冬天，也使人起了愉快的神情，大家又復靜悄悄地坐了一刻，等到裏面叫吃稀飯的時候，方始先後的走進去。

南默在甬道上却看見夢琴走在前頭，她一個人好似急促地但是却又走得很慢，南默輕步的追上去，待要和她談話，驟然感到又沒有什麼話好講，於是呆呆地只跟在她的後面。然而夢琴却已經回過頭來，她好像知道是南默似的，她輕輕地說：

『錢先生，你真早喲！』

『不，我不過剛起來一刻兒功夫。』

『我看你和伍覺哥談話，不是很長久了嗎？』

『什麼，你幾時看見的？』南默突現着驚慌地。

『我是從你們談話的時候起，就看見了；不過你們倒沒有看見我——』夢琴

現着娥媚的嬌笑。

『那末，那末我們的談話你都聽見了嗎？』

『是的。而且昨天晚上，阿姊不是和你——』

『喲！昨天晚上也是你在搗鬼嗎？』這時南默好像大夢方醒。

『我看她的確是傾情於你的，南默先生！』夢琴又微笑着。

『不，我決計不肯接受她的愛；因為我也沒有愛她的資格，你想她是受了士

成所愛的一個人。』南默態度堅決地。

『這是真的嗎？然而這樣又不是使她感到太失望了嗎？』夢琴這時好像從歡

喜裏又感到幾分同情於阿姊的樣子。

『我想她總不會因我而失望吧；而且呀夢琴，你真是注意着我的事情哩？不

過你能夠把我和伍覺所講的話，保守着秘密而有不去講給人家聽的可能嗎？』南

默說時現着希望的神情。

『那當然——我又不是癡子，但是你以後的事情，也可以完全的不隱瞞而告訴我，這你能夠做得到嗎？』

『做得到，做得到——』南默愉快地而且有一種由衷的感謝。

『那我們晚上再談吧：』夢琴的聲音突然低微地。

『好的，你在十點鐘之後，到我房間裏來，』南默也輕輕地肯定了一句。

兩人於是分道的走散。

伍覺也就在吃稀飯的過後，離開了杜宅；而重復的回到他那黑越越的工廠裏去，度着他那做工的光陰。

十八

這一日的夜裏，南默在黃昏之後，就好像有一件心事橫在心頭一般，他踱來踱去的在自己的房間門口的迴廊上，憂悶的腦筋中在臉上顯出一股焦急的神情，

心頭一幕一幕的胡思亂想，更可以從他那坐臥都不安的表情上看出來，他時而注視手的手錶；時而仰望黝黯的天空；時而環顧自己週圍的沉寂，復起了些微的歎息，好像眼眶中充滿了熱烈的淚珠。

『哎！這樣的一個姑娘，而她竟如此的鍾情於我，對我的一舉一動，真是多麼地注意，我應該感激她而且多謝她，她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少女喲！』南默想到這裏，不覺興奮了許多。

『你這天上的安琪兒喲，你這人間的解語花喲，你難道真肯把你的慈露灑給我這樣飄泊者的身上的嗎？我這流浪的生涯更何時可了啊？』此時的南默，希望與悲哀同時的襲擊。他呆呆的立着，看着，他不知道要怎樣；也沒有想到要怎樣。

在十點鐘之後，遠遠的有一個黑影，逐漸的走近來，聽不出什麼脚步的聲音，將到南默的跟前，南默却早已看見，看見她穿着一件深藍色的旗袍脚上着了一雙軟底鞋，披了一條圍巾，也是深灰色的，正好像是一副夜行裝的打扮，南默看她走

到近前之後，就讓她走進自己的房間裏，同時南默却這樣的說着：

『夢琴妹！你真是不失信——』

『我是等到大家睡定之後，方才抽身出來。』夢琴態度媚媚地。

『我們這樣假令給人家曉得，不是又要受批評了嗎？』南默帶着憂愁地。

『這真是笑話，我們日裏既然可以同在一塊；夜裏又有什麼兩樣？』

『是，唉！現在的人們，還是受着那一種因襲的傳統的觀念所支配，他們是這樣的認定男女一有接觸，就不免有一種危險的事情發生的啦。』

『那我們不管他吧！我問你，M地方你究竟去不去哩？』

『我現在自己還不能決定——』

『我想你難道不能夠截然的去一次的嗎？』夢琴態度莊嚴地。

『不過你要曉得這裏面有許多的困難——』南默帶着躊躇。

『這話又是什麼意思哩？』

「——因為我已經長久的不和他們發生關係了，自己承認現在是一個墮落者。是的，我也明知道自己現在是過於浪漫頹唐了，我每每看見他們的積極，他們的努力，他們的勇敢，我也很羨慕，然而只有望洋興歎。我雖是熱烈地期望着自己也有一天能和他們一樣的時候，但是這確實又是幻想，空虛，失望，我是再鼓不起這種勇氣，去踏上他們的戰線。不過，我也終究不願意他們也來學我一樣，所以我只是自己走入另外的一個環境裏面，使我的精神少受些痛苦，使他們也少受我的薰染。哎！夢琴，你只要想一個人在受了外界的刺激，而又復力不從心的時候，那真會怎樣的難受啊！」

「你這樣說那你是決定離開他們了嗎？」

「然而呀，我的心却又惦念着，好像自己是一個失了慈母的嬰孩一樣。我時刻的這樣想，這生活又是太沉悶了；這四週的空氣是過於死氣沉沉了，於是就使我想到這一班勇敢的改革者，他們或者能夠給我們以這生的安慰，在這時我的心

也就躍躍的好像要接受他們的熱情一般，我的心境也好似在受光明的洗禮。但是這終不過是一剎那的閃耀！我終究地在沉沒于虛無之中。」

「我想那或者是你的心裏顧慮太過了，隨便什麼事，只要盡我們的力量做去，大概是沒有不成功的吧！」

「是的：我在以前，何嘗不是作你這樣想；然而結果却是到處碰壁，弄到焦頭爛額精疲力盡，自己的心早已破碎了啊！」

「我想這只可以怪我們應付環境的方法不好，現在我主張你還是去出席他們的會議，這才是正經的一回事！」

「那你難道是贊成這樣積極的去做的嗎？」

「這自然，我在昨天晚上，聽得你們的講話，已經引起我心中的共鳴，我想，這確是人類的福音！所以我也決定自己應該去爲人類盡一點能力，我現在是毫不踟躕的願意犧牲目前的一切。你想士成那東西多麼的會轉着惡念頭，你這樣的

和他衝突之後，他難道就肯那樣罷休了嗎？我的意思你不久總得要離開此地的啦！」

「哎！我真不曉得以後自己又怎樣的來安排自己？」南默繼續歎息着。

「鼓起我們的勇氣幹去吧！徘徊歧途總不是一件事。」夢琴這樣的安慰。

「夢琴，你真是我此生唯一的安慰者哩；然而我自己感得自己的生命是過於渺茫了，我不知道現在應該選擇那一條路；我也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進行才對啦？兩年以來，我蟄伏着，不聲不響地在度着煩悶的光陰，百鳥齊鳴的時候，我知道這是春天到了；然而這春天我却感覺到她和我並沒有絲毫的關係！每當落葉蕭蕭打在我的庭前的時候，我知道這又是肅殺的秋天到了。這雖是會使我增加起些微悲戚的哀調，然而我感覺得這究竟還是一種無聊啦！於是我終究是這樣靜着，默着，歲月就是這樣的蹉跎了！」

「不過南默先生，你總得還要把你的生命，光大起來！」

『你這樣鼓勵，我真是感激，然而，我想我終究還是一個遭着風浪而失了舵的小舟喲！』

『不過南默先生，我願意和你走上同一的道路——』

『這樣，我也把我內在的生命：再燃燒起來吧！』南默輕輕地把自己的手加在夢琴的手上，夢琴似有畏縮的神情。然而她在這時候感到南默有一種熱烈的情緒，在流溢在她的全身，她不能拒絕也沒有勇氣拒絕他這種要求。

兩人稍爲沉默了一下。

『那末，後天你究竟去不去哩？』夢琴繼續的說着。

『我準定去就是了。』南默也誠懇的說。

『好的，這樣我就佇候你的好音吧。』

夢琴立起身來冉冉的走出南默靜悄悄地望着，一直等着不見她的影子爲止，

南默方才無聊地回轉身來。

轉瞬就是第三天的早上，南默就和雪琴商量了一下，說要到城裏去會一個朋友，雪琴當然是無有不答應的。

但是小代却願意和南默到城裏去遊一趟，他因為很長久的沒有到過城裏了，南默只得和他說，下次再帶他去，他也只有答應着。

南默於是就獨自的向F城進發。

十八

在同日的下午五時的左右，F城的城門口，有一個工人模樣的男子，在沿城門的一條路上踱來踱去的徘徊着，神情非常的焦急；而態度又極力的裝着鎮定，他在時時的昂首東望，確切地在路的那一端所走過來的人都加以注意着，而總是他失望的，就是那許多所走過來的人皆不是他所想像的一個人。

南默自從在竹葉村出發，慢慢地走來足足走了六個鐘頭，方才望着城牆，他

在沿途上看到那枯木的蕭條，他在沿途上看到那所過的村舍的寥落；同時又覺得那村煙的稀少這使他發了不少的感慨。

『唉！這一年以來的苛稅繁刑，怎麼能夠使百姓安居樂業，又加之這些兵災旱災水災等等的層出不窮，不是更要置民於死地嗎？』

是的，南默這時的心緒，現着一種懇切的仁慈，好像是受了那幾千年來所因襲的這人道主義所支配，他的確還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人物，或者「革命」在他的心理中是認為那種萬不得已的舉動。

他將近城腳跟，就望見一個人，穿着青色的衣服，這時正背着他而看，城牆上的廣告，於是他就這大聲的叫着：

『伍覺君，勞你久候了。』

伍覺聽到有人叫他，就急忙的回頭，看過去知是南默，他也就只招呼了一下然後兩人沿着城牆走去而走向那正北門的大路！更從大路一步一步的走去，約莫

有一個鐘頭的功夫，就到了一個村外。

在這村口有升茶攤，兼賣燒酒和水酒之類，這時好像農民的晚飯，已經吃過了，大家都聚在這一塊地方，以消遣他們這工作後的光陰。他們態度是自然的，有的飲酒；有的喝茶，一種嘈雜的談笑的聲音，會使離鄉背井的過客，益加增他那行路的寂寞。間或還夾了村婦們的尖銳的笑語，這好像從那粗噪的音樂中，加上一種諧協的節奏。

南默和伍覺走到了這村口，他們這內中有大多數人是認到伍覺的；所以大家就和伍覺打了招呼，同時各人的眼光，都集中在南默的身上，他們在互相的猜度之後，伍覺也就給他們介紹。內中有幾個是已經有了幾多酒意的，於是就這樣說：

「這一位難道又是我們的朋友嗎？」

「是的，這正是我們的同志。」

伍覺誠懇地說了後，就和南默離開了那個所在，而一直走進村裏，雖走過去許多路，還聽得到後面一種粗調的山歌，和醉時的叫喊，南默心中於是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測度。

『的確。他們真像樂天派之流——』此時他口裏又微微的說着。

『這地方的農民，大多是這樣子的啦：不過說也可憐，他們一天的勞力工作之後，難道連這一點休息的時間，都不應該有的嗎？……總之我們的腦筋，也還沒有到那徹底解放時代——』伍覺這樣歎息着。

『我們走我們的路罷。』南默注視到前面。

『是的，那兒已經到他們住的地方了。』伍覺用手指在前頭。

兩人於是悄悄地走去，却巧這時陳英奇正站在門口的一塊空場上，他看見南默簡直有一種說不出的高興，他的態度很自然，他也常穿着和農民一樣的粗服，跣足，這就是農民所以能夠歡迎他的緣故。

「南默，我們是已經等得你焦急至極了，慧中和壬癸，因為等到半天沒有看見你來，以為你是不來了，因此他們刻又往學校裏去料理一點事情——」英奇用一種清爽的聲音說着，心緒是異常熱烈地。

「長久沒有走過路，總覺得吃力，你想，我是走得這樣慢的，——這真是使你們久等了。」南默也是誠懇地說着。

「南默君還好，今天足足走了六十里路囉！」伍覺好像在稱贊南默。

「去，我們到屋裏坐吧！我好叫他們給你倆弄飯吃。」

英奇一面說；一面就領着南默等走進屋裏。南默約略的將視線注意到這房子的四週，那却是一所古代式的平房，建造已經有了相當的年間，牆上的白堊早已變成了灰色，而且陸續的脫落殆盡，裏面是合面的三開間，前堂的中間做着客堂，陳設非常的單純，兩旁就是英奇和壬癸的臥房。後堂却另外還有幾個農民住着，這都是向來英奇所能夠信任的人，他們一方面就幫英奇做做各種的雜事，而並不

取他們那一種勞力的代價。

英奇本來也不是這地方的人氏，不過他和這裏有一個農民有親戚的關係，所以他就借此爲名，一個人住在這村裏足有一年的長久，這村裏的居民現在受着他所感化的約莫佔了三分之二，於是他無形地就做着這村裏的指導者了。

他在這裏還辦了一所小學，生徒終究由十來個而達到一百人以上——這大概都是農民的子弟。現在這所小學差不多完全交給慧中管理；所以慧中就獨自的住在學校裏。

「鬼是沒有的；不過，寂寞終究是太寂寞了。」我們時常可以聽見慧中這樣的諧語。

「社會」真是無可救藥的東西，羣居的時候，既要你爭我奪；而孤獨的時候，却又會感覺得寂寞和無聊，這真又是從那裏說起。

現在南默除了觀察過房子之外，同時他就注意着看那幾個農民在受着英奇的

指揮，而料理客人的飯菜，他們雖然燒不出什麼山珍海味，但是那剛從菜園裏掘來的野蔬，也另外有一種適口的滋味。英奇是這樣說：

「南默，這裏買不出那好的菜蔬，不過酒是有的，這在你總能夠心滿意足了
吧。」

「我近來也不大吃這種東西，自己主張是想逐漸的給他禁止了。」

「好，好，這話不要講，總是『小狗對毛廁立誓，』說不吃總還是要吃的。」

「那不會，我此刻真是感到喝也沒有什麼意思，倒反不喝的好，既可以省錢；
又不再傷腦。」

「我的確也願意你能夠這樣頂好，不過你今天就吃一個痛快吧，從明天起你
頂好不要吃——」英奇也在對南默的期望。

「你的頭腦也還是這樣徹底的，一個人說做就做，有什麼今天明天哩。」伍
覺却是這樣急性地斬釘斷鐵的批評。

「好！那我今天就不吃了。」南默贊成着。

此時慧中和壬癸從外面走進來，大家稍稍地又復敝了一些濶別，同時壬癸却這樣說：

「你在那裏是很幸福的吧？」

「什麼叫做幸福哩，像這樣還不是東西飄泊？」南默感歎着。

「不過你在那兒物質上總一定舒服一點兒。」英奇也這樣說。

「是的，我也聽到伍覺君說，雪琴不是待你很好的嗎？」慧中又這樣的問着

南默。

「結果，那總究不是我們所蹬的地方，大概我不久也要離開那兒了。」南默却這樣和大家說。

「這又是什麼原故哩？」慧中追究着問。

「唉：說起來話也長，不如不去說吧，總之那兒的環境，是不能給我再住罷

了。』

『好的，你如果要離開那兒，那就一道到這裏——』英奇壬癸都同聲地說着。

『這種都以後再討論吧，我們現在應該快些吃了飯，那就可以開會了！』急性的伍覺，把全心都貫注在自己應做的事情上，而打岔着他們的話。

大家於是就陪着南默走進廚房隔壁的餐室裏面去。

二十

飯後，各人聚集在英奇的房間裏，這裏面除了南默、慧中、壬癸和伍覺之外，另外却還參加了三四個農民，都是這方面多數農民的領袖。現在是由英奇宣告開會，因為他是這裏支部的書記。大家從根據各方面的種種報告之後，就討論到一個最重要的暴動問題。

『的確，現在的農民，處在這一種苛政之下，重稅的壓迫，生活程度的增高，使他們整年的勞碌着，弄到不能喘氣，這又有什麼可以解決的方法哩，除掉自己起來反抗之外？』王癸此刻抱着一種異樣的同情的態度來說。

『同時，我們的工友，那不是更受苦嗎？一日的工資，不夠個人一天的溫飽，而工作的時間，却又扣足的每天有十二點鐘甚至於拖延到十六點鐘乾淨，你們想這種生活，怎麼是人類的的生活？而且喲他們總要一天不做，就會一天的沒有飯吃，所以只生起病來，就只有眼睜睜的看自己生命的宣告結束，這真是多麼的可憐啊！有時候我們爲了要求要增加些微的工資，而資本家就不特極力反對，并且還用了軍警來壓迫，你們想工友們一方面要受資本家的茶毒；一方面却又要受那軍警的槍刀的殘殺，這樣總弄得你像那馴羊一般的帖服不止，唉！那是多麼的殘忍喲！所以我們現在在準備着準備着作一次總的反抗——』伍覺很激昂的說。

『不過我們做一件事，總得要考慮一下，不要操之太急了，到那時反貽後

悔！」南默却擺起正經的臉孔說。

「你說又是應該怎麼樣的攷慮哩？」王癸問。

「我想，我們應該要注意到那時機問題——」南默接着說。

「不，那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的舉動嗎？我們絕對的不應該存這種觀念，你想，我們如果自己不去把那政治向前推動，政權怎麼會轉移到我們的手裏？我們明知道這一次的犧牲一定是很大的，而且可以預料的是失敗多而成功少，然而我們却不能不這樣的去做去，因為要這樣方纔能夠喚起這沉悶的社會啦！」伍覺更表示着勇敢地。

「對的，我們決定要做一次那樣偉大的工作。」幾個農民附和着。

「話雖這樣，不過也應該要一個妥密的計劃才對！」慧中這時好像有一半也在和南默抱同情。

「我的意思也純粹在此——」南默復懇切地說着。

『這是討論到以後的方法問題，我們此刻暫且不要講。』做着主席的英奇下了決定。

『然而這問題不先解決，那就有許多的困難在裏頭。』慧中申說着自己的話。

『不過這問題也太覺困難。最好是要舉出一個人先作一個具體的計劃，然後再來討論，那才可以精密而有系統，這大概又非下次不行了——』王癸是這樣說。

『哎！你們總是歡喜這樣噲哩囉嘛的，何不如，就那麼痛快的解決了哩。現在我們的同志們都在鵲候着我的回音！而聽候一次總的動員，我現在想真不應該請了南默君來，你看，他就好像沒有一點火氣的老頭子一樣，這大概總是又給環境弄壞了啊。』伍覺感着一種不耐煩似地說。

『不過你要曉得這並不是南默的不勇敢，純粹是因為他以前曾經爲着行事的冒失，而吃了不少的虧，弄到現在還是瘡痍滿目，自己心裏正是多麼的難受！』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他今天才有這樣的提議。」慧中婉轉的替南默辨論着。

「是的，我想今天就決定一個原則，就是我們決定了和敵人作一次激烈的反抗，同時我們却準備着一個詳細的計劃。」王癸好像做了一個結論。

於是英奇，就這樣的付表決，大家也就這樣的通過。

會議完了後，南默和英奇又復談論了一回，一方就決定叫英奇起草一個具體的計劃。大家於是也就逐漸的走散，同時伍覺也就想乘此回去。

「不，你明天早上和我一同走吧！」南默這樣的說着。

伍覺只得答應了。

慧中又叫南默送她回到學校裏去，南默也覺得有許多話想和慧中談談，於是就和慧中同道出來。

「你那兒究竟又爲什麼的不能長久的住下去哩？」在路上慧中這樣的問他。

「這無非也爲着人的關係罷了，你要曉得那兒的人腦筋大多數都是陳舊的，而尤其是那位易士成。他們向來已經怕我的話過激，而又碰着這一回去了一個急性的伍覺，給他大大的侮辱了一下，你想，以後他就能夠這樣安心地不想出別種方法來報復了嗎？」

「是的，士成那人，的確是討厭，不過你講話爲什麼又這樣的不小心哩？」

「這也是受了伍覺引起的——」

兩人一面講，一面就走進學校門口。

這學校裏現在也雇了兩個校役，——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男的管理雜事；女的却專門給慧中使用，兩個人都是村中的孤老，年紀大概都有五十歲的左右。他們看了慧中進來，都恭敬的立起，女傭人却跟着進來開了房門並且倒了茶，然後退出去，那真是處理得簡直井井有條。

南默在慧中的房間裏，又復坐了一刻，隨便的兩人又談了許多話，於是南默

就辭別出來，由原路回到英奇的住所。

次日黎明的時分，南默卽和伍覺離開了M地方，走到城裏。爲了兩腳走得酸痛的緣故，不得不坐了轎子，去回到自己暫住行踪的竹葉村。

『哎！轎夫難道不是人，他們却能夠這樣一步一步的走去，而又抬着了像他一樣的一個動物。這真是講什麼平等哩，爲了生活所逼迫，什麼事情，一個人都不能不去做！』

『你們這班蠢物，難道不曉得反抗的嗎？』

南默在路上，確也是這樣的想着。

二十一

這一天的午後，天氣比較的和暖些，太陽也溫柔地照耀着。老年人坐在院外的放着藤椅的草地上，雪琴美琴和小代，都站在他的旁邊，雪琴在爲老年人講着

笑話；而美琴又做出天真活潑的姿勢，故意地要引老年人的開心。

大門響處走進來一個人，大家看時却是士成，他過來看見了老年人就恭敬地點着頭；同時却握住了小代的手。

『怎麼今天你們又是不讀書哩？南默君難道出去了嗎。』他在這樣的問着小代。

『是的，他到城裏去會一個朋友。』雪琴代答着。

『在這裏他又有什麼朋友哩？我看他不要是去參加什麼秘密會議去了吧？那倒不是玩的啦！』

『什麼？你又要來亂講人家——』雪琴用一種持重的聲調。

『你還不曉得嗎？我前次已經托人調查過，他以前在K城的某校裏當指導的時候，早已被人家告發爲某黨的黨員了，因此他就下了獄，在後來不曉得怎麼樣給他保出來的，那不是一個很確切的鐵證嗎？』

「——然而我看他是一個很誠實的青年。」雪琴肯定的說着。

「你不要這樣的執迷吧，將來倘使事情破露出來的時候，那連你們也會被牽累在內的哩，所以倒不如現在設法辭掉他的好。」

「士成君！我看你也不必這樣的憂心，我覺得南默君也還是一個好人，即是以前有什麼錯處，那一個人總是有的，而且現在的人，又是那一個不是假公濟私的哩！焉知他們告他的不是爲了報復私讎——」老年人也這樣的說着。

「是的，我們也不過是說說罷了，但這也是防患於未然之道。」

「不，你要曉得君子待人以寬我們決然不應該責人家太過的。——」老年人慈悲的臉上現着和愛。

於是士成搭趄地站了一忽，不得不告別了退出，到門口他適巧地逢着南默的轎子停下，他就沒有招呼，這樣挨身的走過。南默也假裝的沒有看見，獨自的走進門來，撲一撲自己身上的灰塵，就微笑地和大家點着頭。

因爲兩天的不見，大家和他又增加了一層的親熱；小代和美琴更牽住了他的臂膀，要他講些關於城裏的新聞。

『那兒有什麼消息可以告訴我們的嗎？』雪琴也這樣說。

南默於是只得造了一派的謊話，他說着現在城裏的風俗，是怎樣的壞，女人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全不曉得物力的維艱。男子也終日地只在吃和穿的上面着想。簡直再想不到旁的事情。洋貨的銷路，一天一天地增加，浮在社會的表面上的，好像人民是富麗起來了；而其實大家却一天一天的弄到生活都不能解決。

盜匪案天天的連接不窮，那不是完全爲了經濟的原因嗎？

是的，要用現在的方法，來解決現在的社會經濟；那終究地是夢想。

於是大家歎息着了。

同時南默復講着下面的一段故事：

『在這下城城北的一塊荒地上，有一間草棚掩蓋着，在這裏居住着一個年老

的婦人，那年紀差不多有六十歲的光景，她沒有丈夫，也沒有子女；更沒有其他的親屬，一切，除了她自己的影子之外，再沒有追隨她的東西。現在，她在這兒生活的方法，就是靠着糊火柴的盒子度日。

這是事實，她以前也曾經過着那美麗的青春；她也曾渡過那甜蜜的歲月，然而青春終究地給她耽誤過去了。那時候她的父母，對她是怎麼地溺愛，他們想爲她擇一個才貌雙全的配偶，使她終身有靠，這樣他們屢屢的揀去，終是不當自己的意思。時間就一天一天的消逝，有的給他們看中了。但是對方却又嫌她的家庭，過於貧寒，事情終於美不成功而不得不再擱起來。

於是把她終究地度過了三十多歲的年紀。

老的處女，那燦爛的花期已過，人們對她早已淡忘；同時她的父母，又復相繼的逝去。而她自己爲了這性的不調和，又患着歇斯的理症，臉孔現得格外的蒼白，她在這個時候不得不遷就地嫁給一個年老的商人，度着幾年安穩的光陰，

這完全是在經濟上得了解決。

但是悲哀的襲來，又再沒有這樣的湊巧，那商人不到幾年，就做了隔世的人物，身後的蕭條。使她簡直束手無策，這樣她不得不過着更困苦的生活。自從那個時候起，她就和這草棚相依爲伍；同時就靠這糊火柴盒子的微利，來餬自己的一張口。

『生和死早已不在她的頭腦中，轉着一瞬兒的念頭——』

『唉！這人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喲？』

南默講到最後，復發出一些感慨；同時又復好好和這老婦人表示着同情。大家都靜默着。

『是的，現在像這樣的人，正是如恆河沙數啊！』雪琴也感慨地說。

『那一個又不是給自己耽誤了！』老年人却這樣的批評。『本來要選擇一個完人是很難的，誰又沒有一種缺點的哩？』他復這樣的補足自己的語氣。

大家於是靜悄悄地走進屋裏。南默却到自己的房間中，休息了一回。

二十二

是夜將近一點鐘的時分，突然的有人敲南默的房門，細聽去知道是女人的聲音，南默好從睡夢中驚覺起來，門開處走進來的却是夢琴。

「啊！原來是你，怎麼在這樣的深夜時分……」南默驚奇似的說。

「這一次你去參加會議的事情又是怎樣哩，我是在剛纔讀了一本『新的時代』之後想起來的。」夢琴好像在關心地。

「唉！那總不會有什麼好的結果的啦？終是這樣的講了一批空的議論。然而現在他們却正在準備着暴動：你想這又是會形成怎樣悲慘的事實的啊！我真是在恐懼那種恐怖的來臨！」南默帶着憂慮地說。

「這是不錯的，在這樣沉悶的社會裏面，我的意思也以爲非那樣切實的幹一

下不行，我們終究是要去求得一條出路才對的！社會又用什麼方法方纔可以使他和我們表同情哩，在這樣的反動勢力的下面？」夢琴慨然地說。

『然而事實的悲慘，那你難道又是會樂意看見的嗎？』

『這沒有什麼，沒有犧牲，終究求不到一個相當的代價！』

『哎！你現在爲什麼又是這樣的積極哩？我自己却終究是落伍者。』

『那你也非要去切實的工作一下不行，你曉得這裏也不是你寄足的地方啊。』

『怎麼你又說這樣的話？』南默驚奇地。

『那還要去問什麼哩！總之，敵人也已知道你的行動了，你難道是不想去避免他們視線的嗎？』

『唉！這樣的奔波，也太難受了啊。我現在真是願意去受他們的裁判，我是再沒有勇氣再去向前進行了！夢琴，我想就這樣的等着等着，等着他們來對我怎樣的擺布吧！』

「那不行！你總得還應該做一番事業，我現在願意犧牲一切來幫助你，而看見我們的成功，我們把生命之火，再燃燒起來吧，我和你……」夢琴說時臉龐微赤地。

「哎！前途真是太黑暗了。」

「不過我想達到那自由底樂園的時候是不遠了，請你不必再那樣的悲觀吧！厭世總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是的，你總是我的一個唯一的安慰者！」南默復把手伸過去，緊握着夢琴的手，夢琴始終不拒絕地在接受他的要求。

漸漸地南默低下頭去，在夢琴的手背上微吻着，一股熱淚在他的眼眶中不斷的流下，他終究地現着對她有異樣地感謝。

這樣的兩人又在靜默之中。

「我想你總得要擇一個適當的去處才行啦……」最後夢琴這樣說。

「是的不過那又是什麼地方去好哩？而且你又是怎麼樣哩？」

「那M地方不是很可以嗎？在我假使能夠同你去的時候，我是決定什麼都可以犧牲的。」

「怎麼，你難道真願意離開你這樣安樂的家庭嗎？」

「這又會成什麼問題；我是早就不願意受這種微溫的幸福了。」

「咳！你確是一個勇敢者！」南默說時把手撫摩她的頭髮。

夢琴柔順地倚在南默的懷裏。

窗外起了一陣肅殺的寒風，夾着就是一陣狂暴的雨點，打在窗櫺上沙沙地作響，一種，「冬」的權威就在這個時候顯示着。大概在人們的心中目中，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懼的襲擊。

夢琴就在這個時候回來自己的房裏。

「是的，談什麼烏革命，像我們這樣一個徘徊歧路的可憐者，那生命的奔流，

幾曾激起些微的波痕？社會的沉悶只在鼓勵你走向消滅之路，現在我們的目標，竟在那裏？

哎！假使我是一個唯物者，是一個唯物主義的信徒，那就應該切實地拋棄一切，去站到第四階級的裏面，而努力於時代的改造。什麼愛的醞釀，什麼智識慾的追求，這難道又值得剩留在唯物者的腦中一刻兒？

現在我們方面既要談愛；他方面却又有主義的顧慮。自己要極力的追求生活的舒服，却同時又要想到他們那第四階級的窮困，這樣，終究地始終脫離了的行為與思想的矛盾；生活與內實的衝突；理智和感情的火迸，結果自己無日無時地不在徘徊和躑躅。

你想這又是應該怎樣來解決自己喲！』

南默此時的思潮，直猶如那波濤似的迴漩着。同時他却又想到夢琴的柔美，和她那一種熱烈的情緒。『是的，只在她那一雙含情脈脈的秋波中，就會有多麼的可

愛！』南默在這頃刻又全心力都沉醉於她的想像之中，他於是抽出筆來這樣寫着：

生命的火花

這內在底已經枯竭了的靈漿喲！

我這久已失去了的愛的波瀾喲，

彼冥冥的蒼穹所惠給與我的那生存的機能喲，

那慘澹的前程使我們悲哀的黝黯喲，

還有那一切和一切的人間苦喲，

在這世上我已失望了。

你，這人間的救星

普渡衆生的神女啊！

你現在真要把我這受了創傷的心靈，

安慰着而加以愛護嗎？

唉，我真是沒有勇氣

在接受你的熱情喲！

縹緲的宇宙，

這久已沉澱的神州喲！

那兒的百姓已經五度的受着風摧雨殘了，

你這智慧的愛兒啊，

請將你的慈露去灑給他們吧！

南默這樣朦朦朧朧的寫了一些，自己也不知道寫的是什麼，靈和軀殼，早已脫離了關係，眼前一陣的黑昏就和衣的躺在床上，這一夜他確曾做着一個甜蜜之夢。

他夢見他和夢琴，在一個孤零的海島上，徘徊在這島國的傍岸。這兒沒有毒蛇猛獸的恐懼；這兒也沒有荆棘的塞途，生活是舒適的。有時候就共同的浴在那海水之中，擁抱着，歌舞着，承受着那自然的陶醉，一切的煩擾憂慮，哀思都早已置之於度外，靈是得着安慰了！

那時候他在這樣想，這的確是現實的吧！於是他格外的歡愉，狂笑，放縱，安慰喲，舒適喲，趣味喲！

但終究在受了雞的鳴聲而警幻過來了！

東方却在發白的時候。

二十三

時間是這樣匆匆地過去，瞬又將到一年的終了，這一天南默剛在晚飯的過後，獨坐在自己的房間裏，休息着想藉以恢復這一日間的疲勞，四週靜寂地並沒有

給牠可以絲毫感觸的景象，在這裏當然也沒有詩的情趣了。

突然地傭人輕輕的走進來，手上拿着一封信，悄悄地遞給南默，並且說外面有人等着回音，南默隨手的給牠拆開來看時，看見上面這樣的寫着：

『萬急！今天伍覺突然的被捕了，這裏面的詳細緣因，我們還沒有調查清楚，但是據說就是從那個姓易的報告結果，現在他還要出來證明伍覺的言論實在有許多煽惑羣衆的地方，這樣，我想那個東西或者一定也要牽涉到你，而且他也一定要來對付你的啦！請你接信後趕快的離開那兒，就到這裏來，千萬的不可有一刻的耽誤，以致遭着危險！——』
『慧中』

南默讀完後呆呆地默了半晌，腦筋裏從極激烈的刺激後，幾乎失去了常態，簡直再不能加以思索，他也不顧傭人的站在旁邊在等着回信，自己只是一忽兒坐一忽兒立的像在做着瘋人。傭人再三的輕輕的和他說：

『先生：外面一個人在等着回信哩！』

他總還是不理，傭人弄到沒有主意，就悄悄地退出。在甬道上剛剛雪琴從後面走來，傭人於是就低聲地說：

『小姐：杜先生剛纔接着一信，此刻好像在發瘋了，外面人家等他回信，他也不曉得哩：』

『啊：有這等事？』

雪琴一面說，一面就斜進南默的房中。南默這時候好像已醒悟過來了，他看見雪琴進來，急忙地想把這封信藏起，但已被雪琴搶在手裏，南默連忙的去奪，并且說：

『請你不要看吧！那是法律所不答應的啦！』

『什麼法律不法律，平常不是你所反對的嗎？現在——』雪琴却笑盈盈的說，南默這時候真是弄到沒有辦法。雪琴却也已經把信看完，她亦在驚駭了，呆得沒有一句話。然而這時候的南默，却又感受着恐懼，同時復悲哀自己的命運，他

於是起了緊張的態度，而又在流淚。

『雪琴；你能夠對我這樣的情形，加以原諒嗎？』他滿存着希望的眼光，好像小兒的乞哀於慈母的面前一般。

『唉！我真不曉得士成是這樣的一個人，這顯然不是你的錯處。』雪琴這樣的安慰他。

『好的，我現在非常的感激你；但是我此刻已經急於要走！』

『那不能等待到明天嗎？』

『不，事情是非常的急迫了。現在一切的東西，我都放在這裏，我們等待有機會的時候再會。』南默悲戚着，然而態度是堅決的，

『那末你又到什麼地方哩？』

『唉！一個人天南地北，到處都是家；但是現在我是先到慧中那兒。』

『這樣，我也真是沒有旁的話說，但願祝你一路平安，而且喲，在這裏的事情，

我都可以給你料理妥當。南默君：我現在對你立誓，我決不把你的行動，告訴給第三個人。」

「好！那我們再會吧！」南默復緊緊地握着她的手。

「讓我進去看看，他們睡靜了沒有，我再來送你。」

雪琴說了後，匆匆地走出。南默於是獨自的靜坐了一忽兒，他極力地把態度鎮定着。同時他又想起夢琴，是的，想法子去通知她一聲吧！她的確是我這飄泊者的知己。此刻南默的腦中，又這樣的浮動着。但一忽兒自己却又在轉念：

「這又是留戀什麼啦？多一番聚合；即是增一層痛苦！」

他於是無聊地這樣的踱來踱去，却又在無意的當中，拿起筆來，想寫着這樣的一段，但是剛寫了『夢琴』兩個字，又復把筆擱下——

「唉！連自己這渺茫的生命，還不曉得流浪到何時爲止。現在的一身之外，更有什麼可以供我的牽挂？！請讓這過去的一切，付諸流水去吧，從今後——」

他終於這樣的振作了一下精神，自己的神志，更清楚了許多。於是就只拿了一只電筒，悄悄地走出房門，隨手的把門反掩着。剛走過去三五步路，雪琴已在後面趕上來。

「南默君！你終究要離開我們去了嗎？」

「是的，我將始終做着這樣長征的人！」

「那我更沒有旁的話說，不過你在這裏一切的東西，我將給你保存，以等待你再來的機會。一切的人們面前，我也將替你們解釋。」雪琴這時亦充滿着熱淚。

最後，南默開了後門，就匆忙的走出，雪琴站在門口，目送着，一直等到看不見他的影子為止。

南默走到村外，却回頭的顧望了一回，突然地心裏這樣的轉念

「從今天起我在這裏的流浪生涯，又將告一個結束！」

於是他又這樣的前去，此刻他不知道悲哀，更沒有感覺到什麼痛苦，生命力

是這樣的微小，猶如滄海間之一粟。寒冷的空氣，陰森的暗夜，一種所賦於某時代的象徵，在在的都正向他進逼，但他還是前進着，前進着，沿着他所要走的道路，而不斷地走去，一種未來的希望，起伏在他的心頭，熱血在他的全身流溢着。

『是的，這就是人生的滋味，生命力的發揮喲！假使是一個人走在平坦的道路，那簡直就是生的消滅。』他此刻又驟然的現着某種的驕傲，覺得自己的不可一世。

『像那一班行屍走肉，可憐只是和草木同腐啊！』

『唉！有許多簡直連做鸚鵡都不像的人類。』

於是他更向前進行，走去。深夜的時分，寒風捲起敗葉的蕭颯聲和着貓頭鷹悲戚的鳴聲，田隴裏溪水的潺潺聲，夾着走過村落時野狗吠着的汪汪聲，一陣一陣的不歇地在吹進行人的耳鼓，而合成一種全宇宙間生命的進行曲。

『再還要去寫什麼詩哩？這就是一種多麼偉大的力的表現喲！』南默此刻的

心中，復這樣的想着。

突然的前頭有十幾個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在迎面的走來，好像很急促的一樣，這時南默也稍微的着慌，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他於是匆匆地打橫的走到田隴裏，蟄伏着，遠遠的用兩隻眼，在望着火把的走近來，却是幾十個短衣打扮的野人，在走向南默剛纔經過的村中。

『這大概是土匪吧！是的，土匪，像他們是確實最有抵抗力的。』南默一面走一面這樣的想。

俄頃之間，忽然的後面火起，夾着還這一陣煩噪的吶喊，南默回頭望去，看見火光已沖入雲霄，宇宙都渲染了通紅。

『呀！這真是多大的紅光喲，請像這樣永遠地照耀着人間不滅吧！』他復這樣沉入於幻想。

但是事實却使他不得不一步一步的離開這火光而遠去。

二十四

將及翌日的早晨，南默已走到這M村的村外。在他剛要經過這村口的堡壘邊，突然地有一縷電光直射到自己的身上，他驚疑着也撥着自己手上的電筒，直射到那前面的對手方。

『啊！那就是錢同志罷？』前面在發出聲音。

『是的，我就是錢南默。』他這樣的回答。

於是前面的人漸漸地走近攏來，在陰暗的憧影中，模稜的看到他那所着的短衣服，知道這一定也是第四階級的伙伴。那是很奇怪的吧，在這樣將近天曙的時候，竟還有人在這裏守夜？南默這時獨自的想。

『錢同志，你曉得現在的風聲，是很緊急的了，所以我們才決定輪流的派了人在這裏守夜。』

『啊！但這樣不是太辛苦了嗎！』南默好像已明白他們的意思。

『哈！這又算什麼哩！你曉得辛苦的事情，以後定是還要加多啦，在這樣的反動勢力，天天加緊的壓迫之下。』

『唉！我真不曉得那一天才是我們伙伴們得着光明的日子哩？』南默歎息着。

『那又去想他做什麼；但是世界總有一天是我們做着主人的時候。』

『是的，你們好勇敢的戰士喇！』

南默輕輕的拍着他的肩，然後自己復慢慢的走進M村。脚步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走到英奇的屋外。

『那是壬癸吧？』他在天將曙的蒼茫之中，看見前面的人影。那人在門口鵠立着，銳利的眼光，時時的東張西顧。

『來的是南默嗎？』那人打了個招呼，同時把手一揚。

『好啊！你又站在這裏做什麼？』南默低聲地說着。

『裏面……』王癸說時把手朝裏一指，『大家還沒有散囉！』接着第二句話聲音講得很低，幾乎至於聽不見。

『那又爲的什麼？』

『——是軍事訓練，這樣已經有三個月了！』他說時並伸出三個指頭，作一個手勢。

『天天這樣整夜的嗎？』

『不，因爲最近形勢的緊急之下，恐怕敵人的襲擊，所以不得不加緊訓練，以備不測。』

『這樣，不是已經在枕戈待旦的時候了嗎？』

『是的，我們正在實彈而待——』他說着幽嫺地從懷中取出一枝手鎗，輕輕的試弄牠的機關。

「太勇敢了喇，你難道就願意這樣的犧牲了嗎？」

「唉！你總是脫不了小資產階級的投機性；你說的又應該怎樣地犧牲才算值得哩？」

「至少總要犧牲自己而就與大局會發生影響的時候。」

「這樣的英雄主義嗎？」

「不，這是爲整個集團的元氣着想。」

「但這終是投機者的藉詞罷了。」

「那你又總是這樣左傾的——」

「然而你又會看見那些右傾者的革命的成功哩？」

「這又算什麼；我也不來和你講這些。慧中又是怎樣哩？」

「啊！你不提起我倒忘了，你不是接了她的信才來的嗎？」

「是的。」

「不過昨天晚上她又到竹葉村接你去了！你在路上沒有逢到嗎？那大概是她打偏路來的緣故。」

「或者是這樣，但是她是不是從這裏直接去的哩？」

「不，她是先到城裏的看守所裏去看了伍覺，然後才從那兒僱轎子出發的。」

「啊！她真又是這樣的勞心！」

「我們也和她說，你一定會來的，然而她總是不相信，她說你的素性，總歡喜這樣遷延延延的，恐怕因此而耽誤了時日；而且，那裏什麼琴，又恐怕你要迷戀着而離不了的緣故。」王癸說到末了，帶着一種嘲笑的口調，臉孔是含笑意的。

「那又會有什麼哩？你們總喜歡拿着十七世紀的眼光，來解察這男女之間的事體的，這樣也配是講革命家？」

「事情也不過那樣講講罷啦，我想今天她也終要回來了。」

「是的，不過他們現在的會，怎麼也還是沒有開完哩？」

『真的大家也是太辛苦了，像這樣已經繼續着四天了啊！』

『咳！人究竟不是牛馬！』南默歎息着。

『然而爲着自己的生存，却不能不這樣的奮鬥！』壬癸把身靠着牆，雙手交叉着這樣說。

『這直如沙漠中的駱駝喇！』

『本來，我們像現在這樣的地位，難道還能夠算是人類嗎？』你想，駱駝也還有他主人憐惜的時候，而我們——』

『是的，不要再說他吧，社會總是這樣黑暗的。』

『革命，我們也始終的是要這樣幹下去。』壬癸一面說一面復用耳朵貼着門縫，傾聽着裏面。

『大概他們此刻也將終止了。』南默同時也在注意着。

『是的，他們已經在推移凳子了。』壬癸點着頭。

俄頃之間，大門呀的一聲，裏面靜悄悄地走出許多人來，毫無聲音地有秩序的走着，並不交頭接語。這裏面有幾個却用眼睛注視着南默，而且和壬癸點着首。

最後英奇走出來，一夜的辛苦，臉色微帶蒼白，頭髮蓬蓬地，然而精神很興奮，從嚴肅的態度中，復帶着微微的笑意。他看見南默，即刻地伸出手來，同時更表示着一層愉快。他用一種低微的語調，這樣說：

「南默，你來的正好，現在這裏的許多事情，都正在需人去做，我們真是支配不開！」

「那我又會做什麼事情哩？像現在更其形成這樣一個意志力的薄弱者；而且天天又是走向那墮落之路的一個人。」南默答應着說。

「那你不會振作起來的嗎？」英奇言時拍着他的背。

「是的，你應該要恢復到以前那樣的態度。」壬癸也誠懇地說着。

「我是一向就是這樣不革命的。」南默却帶着笑的說了。

『那不是，這都是一班小姐們，引誘你引壞了，你想，像你這樣一個意志力不堅強的孩子。』英奇也用着一種嘲鄙的口吻。

『對啦？但是我剛纔講他的時候，他還要否認哩？』壬癸亦助着興說。

『終究你們都還是淺見者流！』南默無理地申辯着。

『本來又有誰嘗過像你以前那麼樣多的戀愛的滋味的哩，我們現在都認定經濟不先解決，就沒有男女間的戀愛可言。』

『是的，那我也還是這樣想，所以現在我也終究仍舊是一個無聊的飄泊者罷了！』南默此時在內心裏又微微地悲哀着。

大家於是走進房裏。一夜的疲勞，終究地不能不休息一下。睡魔正是向大家誘惑着。

這一夜將近三更的時分，在離M村四五里路的地方，突然的發見了無數的兵士的蹤影，全副的武裝，好像隊伍很整齊的樣子。鎗上的刺刀所發出的白光，在火光的反映下益覺寒冷逼人聲音是異常肅靜的，除了鞋底與沙土接觸所發出的嗒嗒的響聲之外。

這時候M村堡壘的守望者，在漆黑的夜裏驟然的望見遼遠的火光，因為自己是一個驚弓之鳥，而且又是責任所在，所以就即刻的報告到所謂這村的司令部——那就是英奇的住宅。

『是的，前面已經發見無數的火光，然而那還不能確定是不是反動的隊伍。』他在和英奇這樣的訴說。

『好，那你去好了，仍舊瞭望着，我這裏馬上給他一個相當的預備。』

於是英奇和壬癸商量了一下，即刻的吹起最緊急的信號，同時自己馬上的扎扮妥當，并且每人懷中都袋了實彈的盒子砲和乾糧。一面英奇又把一枝交給了南默

而且說：

『現在是這樣，你就留守在此地，一切我都已佈置好了的，全村的婦女，須由你安慰她們。倘若是聽見我們戰敗的消息時，那你即刻就從東方逃走，千萬不可有誤！』

恐懼而胆怯的南默，只是默然。

五分鐘之後，全村的農民，已在門外的空場上集合。英奇和壬癸匆忙地走出，南默跟在後面。英奇走到空場的當中，灌注着滿股的興奮的精神，叫着一聲口令，農民們馬上很整齊而肅靜的排列着。這裏面大約有二百多人的光景，除了一半的有鎗者之外，大抵都還是持着刀和農具之類。然而精神却均是很奮發的。

『這就是我們的戰士喇！』南默此時在獨自感想。

英奇却在那裏這樣說了：——

『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生死緊急的關頭，敵人的襲擊，早在我們意料之中的事

實，並不足有絲毫的希罕。我們知道像這樣的爲爭生存而奮鬥，在人類的史上，會寫着最光榮的一頁。我們自己的隊伍，到現在已經訓練妥當，反動的敵人，我們也都有相當的認識。我們現在沒有些微畏懼的地方，只是向前進行着。現在我們當大聲疾呼：我們預備好了！我們預備好了！

大家於是也就這樣很奮發的高叫着：

『我們預備好了！』

我們一切都預備好了！！』

『事情是這樣——』英奇又繼續着說，『現在自報數的第一起到五十止，這五十人，跟了壬癸，在這村外一里路的右邊的田隴裏埋伏，等敵人過來與我們的中隊接觸時，就從右面包抄過來，以襲敵人的後方。再自五十一起至一百止，這五十人就在離此一里多路的村左的山坵埋伏，但看見敵人的軍隊過後，即刻從山上放火，以擾亂敵人的軍心，使他不敵前進。同時更從山上打下來，一面更高聲

的喊着，親愛的弟兄們！即刻打死你們那反動的官長，工農兵大聯合萬歲！這樣一定能夠得到弟兄們的同情的。」

大家於是都準命着分頭去了。

這裏英奇就帶了一百多人，匆匆的走到村的前面，押守着堡壘，一面用了散兵式，農民們都疎疎的散在田畝的中間，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過了一個鐘頭之後，雙方對壘的陣勢成了。以久經沙場的兵士，打幾個農民這當然是毫無問題的。這時候雙方接觸時的鎗聲，密密地如雨點似的落着，機關鎗的連續不斷的掃射，從淫威下更含着一部分慘澹的景象，使人頓時會想像到那血的恐怖。

全村的喊聲起來了，婦女與孩童的啼哭聲，和戰場上的伙伴們一種悲壯的吶喊聲相呼應，在這種充滿着熱情的聲音中，包含着那樣極強烈的求生的願望。

但是人類終是這樣始終相戕的。

二十六

現在的南默，獨自坐在燈光的下面，恐怖和憂愁的思緒，時時的在向腦中襲擊。眉頭的緊皺，呼吸的急迫，在在都好像有一種極深刻的刺激的表示。他有時復起來在室內徘徊着；並且注意的傾聽着一切。

『唉！你這無能的怯懦者啊！你這革命的队伍中的墮落者喲！』他於是在開始的自己嘲笑自己。

『說什麼是主義的信徒，自己終究是這樣的只會空口講白話的一個人。請上戰線去吧，像這樣即是活在這裏，自己的出路又在那裏？』他於是拿起放在桌上的手鎗，向牠注視了一下。

遠遠的鎗聲起來了，密密的在傳進他的耳鼓，連鳥的悲鳴，和狗的狂吠，也都不斷地繼續着。一種悽慘的可怖的血的憧憬，又在他的腦筋中表示出來。

他於是終於搖頭的復躺在椅上。

『哎！我情願就這樣的逝去！』他此時好像悲哀到了極點。他看見檯上有一瓶燒酒，於是就拿起來狂飲着。神經更錯綜紛亂，血脈也緊迫地加快的流動，一切都已失去了常度。淚從他的眼圈中，奪眶而出了。

最後他歎息了一聲：——

『唉！我是不願意再去看那更悲哀的現象了呀！』

於是他拿起手鎗，向着自己，在一剎間碰的一聲，身禮即刻倒在地上。

突然間耳畔有帶着哽咽的叫聲，他又復漸漸的甦醒過來，開着微弱的失望的眼睛，注視着左右，却是慧中和夢琴坐在旁邊。夢琴雙臂挽住他的頸項，把他的頭枕在自己的膝上；慧中却在包裹他靠左肩的傷痕。

『不要緊吧？』聽夢琴在注意着問。

『大概是不要緊的，因為打得不正，這恐怕是發鎗時手顫的緣故。』慧中一

面包一面在這樣說。

「唉！我爲什麼和你們還有再見面的時候哩？這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喲！」南默這時混亂地握着夢琴的臂。

「你安心點吧！怎麼一忽兒又幹出這樣的事情來哩？終究地把自己的生命，也看得太輕了。咳！你曉得假令是那樣一幕最悲慘的實現啊！我……！」夢琴哽咽而搖頭着，簡直再說不下去。

「是的，人家犧牲了一切，爲了你而跟我跑到這裏。你想，人家是怎樣勇敢的一個人，你難道就這樣忍心的願意離開人家而去了嗎？唉！你終究像一個小孩子——」慧中此時也在這樣訴說着。

「不，請你們讓我去吧，我終究不是維護你們的一個人。」南默此時現着更悲哀地。

「你替我安心的靜養着，不必再說什麼了。」夢琴却把手撫摩他的傷口。

鎗聲更逐漸的逼近來了，吶喊的聲音，聽得益加親切。慧中於是急忙的立起來，走到門外，看見由戰場上受傷回來的伙伴；同時婦孺們都已紛紛的從後面逃出村外。

『你知道嗎？那是馬上就會有大難的來臨！』她在回來時和夢琴說。

『我們又是怎麼樣辦哩？』夢琴憂愁着。

『我想也非走不成？』她又繼續着說。

『現在我看還是再等一下子罷，到萬分不得已的時候，再走不遲，你知道南默君又是這樣的。』夢琴還是鎮定着說。

『那末，讓我再到門口去看看。』於是慧中又復匆匆地跑出去。

這裏南默安穩地睡在夢琴的懷裏，心中極力的排去那過往和未來的思慮，然而煩惱却又時刻的在襲擊着。死的恐怖，這時在他反而覺得淡然。

『你又何必要到這裏來受苦哩？』當他看着夢琴，却發了這樣的感慨，同時

對她，又抱了一百二十分的親近的態度。

『我終究認定這是我唯一的目標。』夢琴低着頭說，一隻手又撫弄南默的頭髮。

『哎！現在的社會，還不是得過且過——然而我是已經再沒有勇氣，去和人間接觸的了。』南默微微地歎息。

『不，你安心點吧，不必再講那樣消極的話。』

『但願我此刻就這樣的逝去！』於是熱淚又從他的眼中，滴滴地滾下來。

過了十幾分鐘之後，天已在將曙的光景，前敵作戰的隊伍，已逐漸的退到村中來，流彈從屋頂上飛過去，有時候復穿過了屋瓦而落到房裏，牆壁損壞着，一切都更呈慘淡的狀態。現在最後所支持的，就只有一幕肉搏的巷戰了！大概這成敗的預卜，也就在這人心所不可期望的意料之中。

突然的兵士們都紛紛的向後退，毫不思慮的在受着官長的指揮而棄了這目前

的敵人。疲乏之餘的伙伴們，也沒有那反攻的勇氣。

英奇是受着重傷了，倒在地上，在用着東西抬回來。

壬癸的生死，還在不可知之數！

大家登在堡壘上瞭望着，却看見在遠遠的火光滿天，那大概是在城裏吧！

不錯，這或者就是兵士們退去的緣故。

然而事實却不曉得是怎樣？

翌日的早晨，各處都紛紛的傳說，下城已入於混亂的狀態，所有的被壓迫者，都已作一致的行動。事情的緊急，簡直為從來所未有。

旗子已換着了，然而大家却没有看見，聽說那大概是血色的。

在這裏受傷者沒有話，但慧中已從M村出發。

至於以後的事情的結果怎樣，那只有造物主知道！

(完)

二十三年五月再版

失敗者

全一册定價大洋七角

著者 鄭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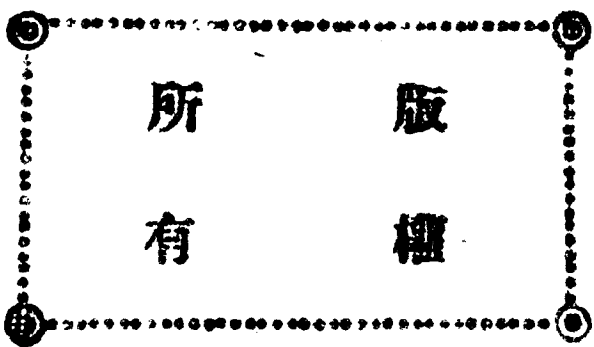
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